詩觸

詩觸卷四

禾川水田居士賀貽　著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弗問弗視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序曰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婿父曰姻兩婿相謂曰亞言一娶姊一娶妹相亞次也○序言刺幽王而詩則言尹氏蓋刺尹氏即所以刺幽王也作詩之意在於諷王然前八章無一語及王至九章始致慨於我王之不寧十章又屬望於王心之式訛則忠愛之至也古人作刺詩曰寺人孟子作為此詩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訩皆直揭其名不難以身為怨府可見直道遺風雖權臣擅國至於不敢戲談然詩人之詞終無忌諱乃知三代而後不獨君子不能如家父即小人中求一能容家父之小人如尹氏者亦不可得世道淪喪可勝嘆哉○首章正言尹氏誤國之罪也此詩為告王而作故其辭危其旨遠鎬京面對終南首言南山者從所見以起興也師在保傳之上尹又世卿之家此其所以赫赫也望重責深宜何如以副之乃大肆威虐使人憂心如惔而不敢戲談則國雖末及卒斬而卒斬之形已見矣蓋國之元氣小人斬之

然以其未遽斬也遂輕忽而無所警懼其勢不至於
卒斬不已既卒斬矣而尚不察則終莫之察矣曰既
曰卒皆危之之詞二章言尹氏誤國本於心之不平
也不平是一篇大意以下種種亂政皆從不平而生
草木山之實也草木之實生於南山其猗猗其長者
無不平均以此反興尹氏之不平也不平謂何一詰
最警惟其不平是以天怒而喪亂繼之人怨而謗議
隨之至此而猶不懲創咨嗟則不平何時而平哉懲
嗟二字合言甚妙不懲則嗟亦無益然使猶知有嗟
尚有懲時彼且不知自嗟烏能自懲哉三章重言尹
氏位高責重以見其不宜不平也氏猶本也王介甫
鮮此句云言尹氏者京師以大族為氏言大師者朝
廷以尊官為氏氏者安危存亡所從出也均猶平也
曰國均則非不平之人所宜秉既已秉國之均是宜
有以持四方而輔天子而使民不至迷亂失所矣今
以不平之人遺之遂使昊天不憗而至於薦瘥喪亂

焉則豈宜久居此位而使人類澌滅至於空我師乎
空我師猶言靡有孑遺所以甚其罪也四章著其不
平之實也王委政於大師而大師又委之姻亞之小
人所謂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之人誤大臣也家
父於此乃舉秉均之道以警喻之曰所謂平者以大
臣之於大事必躬之親之若弗躬弗親盡委之人安
能見諒於庶民乎況所用之人必問而謀之衆仕而
試之以事其未問未仕者勿市思以罔其君惟坦夷
其心知不可用則已而退之無使小人有危殆之禍
焉則可也今汝之所用者姻亞也大臣之所以鼓厲
賢才者惟此膴仕耳瑣瑣姻亞而皆膴仕則膴仕皆
穢途矣欲無小人殆豈可得哉姻婭上着瑣瑣二字
鄙薄之極五章言已亂在於平心天生尹氏以禍天
下是用降此鞫訩大戾然君子處此豈無回天之道
哉使君子能自平其心以任尹氏尹氏能體王之心
亦平其心以任人躬之親之問之仕之以求屆乎其

極庶幾民心可息矣既躬既親既問既仕則所謂褭也君子而夷庶幾民之惡怒可遠矣民心息而惡怒遠則不傭不惠之天庶幾其可回矣屆極也卽無遠弗居之居君子指王而言君子如屆如夷則尹氏莫敢不屆不夷而民心可息惡怨可遠猶所謂君子如怒亂是遄止也下文式訛爾心亦卽此意時解以君氏為君子則失之矣六章傷尹氏惟不能平心所於禍亂愈生也尹氏所為不為昊天所恤故亂未有已與月俱生而使民不得所安此我心之憂不但如惔而且如酲也如惔者熠威方張猶有愬時如醒著酩酊正濃何時可醒耶誰秉國成憂而詰之之詞也猶云是誰秉國之成乎乃不躬不親不自為政而以任之姻亞小人使我百姓終受其勞痒則亂何時已也七章言天下將亂而無所歸也家父自謂我駕非無肥牡其項領可以無所不騁而遙瞻四方則戚戚而無可騁者蓋憂亂之甚雖以四方之大而常若無以

容身者作者至此詞促情廹視此身為桎梏視宇宙為囹圄矣八章極言小人譸張之狀以見君子所以窮蹙也當其怒也無故而戈矛及其喜也無故而鄰酢寫出小人情狀極為刻畫其傳神尤在如相鄰矣一句包藏無限殺機蓋小人之怒易測而喜中之怒難測戈矛可避而醻酢中之戈矛難避此所以四方蹙蹙而靡所騁耳九章所以深咎尹氏也惟天生尹氏以禍天下故言尹氏不平而又曰昊天不平見尹氏之不平天為之也昊天不平則我王安有寧平不懲其心而怨人之正已者此古今小人常態使皆知懲已而怨人則無復有小人矣十章家父自言作詩之意特以窮究王訩之所自而終以萬邦之高冀望於王心之式訛蓋其望王也深而規王也至乃知從前所以責尹氏者皆所以責王蓋其忠愛篤摯如此其極也合全詩言之前後反覆皆言不平之禍而不平之禍始於用人篇中凡六言天六言民蓋天子太

臣之心與天心民心原相感召也用人而不得其平則天怒民怨從之矣然玩弗躬弗親不自為政等語則尹氏亦似非巨奸大慝但以用人不平私其姻亞遂至罔上誤國冒千古小人之名家父歷歷言之可當彈章可代諫疏且可為權臣千古龜鑑矣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涼涼哀我小心癙憂以痒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

今方殆視天夢夢旣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為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旣載乃棄爾

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於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隣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序曰正月大夫刺幽王也○蜴蜥蜴一名蝘蜓一名蠑螈一名蠍虎一名蛇醫蛇體有傷執啣草傳之故曰醫也又名守宮以朱飼之其體盡赤擣之萬杵以點女人體終身不滅如赤痣偶則滅故曰守宮其贅色

如蛇兩四足輔兩旁夾車之木也輻以固轂輔以益輻故以輔為賢人喻也○訛言亂國此小人所藉以傾君子也然君心非有所惑訛言亦何能為哉此詩意在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句然僅一言而止而前後反覆纏綿或呼天或援民或號父母或自哀或哀人既痛恨於小人復感傷於君子不極淋漓不止乃知凡詩文到痛快透徹使人可歌可泣者皆哀世之言也○首章憂訛言之大也霜降匪時訛言孔將蓋天人皆變矣凡虛偽反覆以惑人聽聞者皆訛言也訛言足以動衆而罔上故衆人不憂而我一人獨憂之夫此衆人不憂而一人獨不憂者是卽亂亡之象可憂之甚也獨憂之人有憂而不敢明言故憂愈大而心愈小夫使人有憂而不敢明言豈不可哀然人不我哀惟我自憂之而我自哀之耳所以竊憂而至於病也鼠憂穴中誰相為憐此獨憂之喻也二章自傷不幸值此訛言之世也至於怨及父母則無聊甚矣不

先不後政明胡俾我瘠之意好醜卽毀譽也訛言之
人毀譽任其所私好醜皆憑於口所以毀我憂益甚而
見侮於人也侮字從上章獨字看出舉國方且安危
而利災見有獨憂者反以為過計而侮之矣所謂飲
狂泉者以不狂者為狂也三章窮訛言之禍也我所
憂心惸惸者念我何不幸而將與此無辜之民同為
亡國之臣僕乎既為臣僕則將受祿於人矣所可哀
者我此人斯不知流離何所又將食誰人之祿如烏
飛三匹不知誰止也謝疊山曰忠臣不事二君豈食
他人之祿我所哀者但一世之人從人受祿耳此疊
山自吉已志耳若詩人忠憤之言不過為危語以諷
上猶其于所謂我罔為臣僕而已未必有如此周旋
況食毛茹菽亦其祿也何必事二君乃為食祿乎四
章以止訛望之於天蓋無聊之思也瞻彼中林所存
之木惟薪惟蒸耳此民今方殆之喻也天豈夢夢哉
狩以方殆之民見目前小人之勢若有以勝天惡以

天為蒙蒙不知此乃未定之天耳及其既定則將無人不勝而畀小人足以勝之也哉夫天非有意於憎小人而終欲勝之也各報其人之天而已各報其人之天所謂定也知有定之天之勝小人也非以憎小人則知未定之天之有時為小人所勝者亦非以罹小人可知矣五章責王不能懲訛也山之高也為罔為陵今乃以高為卑此即訛言之類而王乃莫之懲焉王既不能懲訛而滿朝之人又不能辨訛則訛宰有已哉蓋王之不懲王自以為聖而謂人莫敢訛也滿朝不能辨訛滿朝自以為聖而謂訛莫能興也是以召故老而訊之皆未知訛之為訛猶鳥之雌雄人所易辨而亦莫能辨焉則予聖一念誤之也亂朝之人妄自誇負其實朦朧千古一轍六章言訛言不懲使人無以自容也天本高也而今之戴天者僂行而局焉則無為貴高矣蓋有使人不敢不蹐者而非天也地自厚也而今之履地者纍足而蹐焉則無為[illegible]

厚矣蓋有使人不敢不踏者而非地也夫天地豈有
局踏焉為此呼號者以雖無其事而已有其倫有其
理則謂天地局踏亦可也哀今之人胡以為虺為蜴
以毒於人而使人至此極乎蓋恨之也七章詩人自
嘆其進退無據以見王之不能用賢也彼高瘠之田
尚有菀然特生之苗乃天之摧扤我也則視我如大
敵然必欲克之而又恐其不我克者則曾板田之特
所不若矣彼初之求我以為則者亦似乎相需甚殷
而恐不我得矣及既得之後則但纍靡而束縛之如
仇讐然使我手足不展而無所劾其力則是國之於
我在若用若舍之閒我之於國特不進不退之人亦
何責於求我為哉蓋所謂求我則者徒慕虛聲以為
執則如蔡京之於楊龜山石亨之於吳康齋但示一
標榜而已非真能求賢也執我仇仇如檻中之鹿籠
中之雉無復長林茂草之樂此時即欲求退而有所
不能矣然則當亂世而使人得掛冠而隱者不可謂

非倖事也八章指亂本也言我心所以憂而如結者
以今日之政胡以遂致此厲乎此句已隱以致厲之
人指褒姒矣爆之方揚易滅也而及難滅赫赫宗周
難滅也而反易滅則褒姒之故耳此蓋詩人忠憤之
極若謂王之棄賢信讒皆由此人則當赫赫未滅之
時而滅之形已見矣明皇幸蜀百姓伏蕃下皆曰草
茅之人知有今日久矣亦此意也九章十章一反一
正皆以任賢為已亂之方也終其永懷教之以深思
遠慮也車方涉險而又窘於陰雨泥濘以此喻難將
至也此時而尚不任賢譬如重載之車而棄其夾輔
至於傾輸所載而後將伯以助予豈不晚哉明皇幸
蜀方思九齡將伯助予之謂也又言若能無棄輔以
益爾輻而又數顧爾僕勿待既敗而後將伯求助則
可以不輸爾載而終踰絕險矣既而奈何不以為意
也嗟乎以周室磐石之固而褒姒一婦人以衽席爾
滅之此時此勢已深知其不可救矣然猶諄諄然藐

衣曰無棄爾輔曰屢顧爾僕曰終踰絶險似猶冀望於萬一者此則忠愛之至無已之情也十一章知其終不可為而復嘆也魚不能相忘於江海而畜於沼失魚之性豈魚所樂哉既畜於人網罟隨之雖潛伏於沼已昭然而不可避矣以喻已處亂朝即欲蹈晦而不能是以憂心慘慘惟痛念於虐國之人而已十二十三章極狀小人得志之禍也云字毛朱皆訓旋謂周旋也小人得志方且與其鄰里昏姻鳴豫燕樂怡悅不已彼之所樂我之所憂也然憂者愈憂樂者愈樂仳仳者彼且有屋蔌蔌者今方有穀則小人之得志尚未艾也小人擾民以成富小人有屋小人有穀此民之所以無祿也然天實椓喪吾民亦何尤焉所可哀者彼富人猶可勝其掊尅此覺獨者安能受其殘酷乎哿矣二句蓋於衆苦之中哀其尤苦者猶言土國城漕我獨南行於同勞之中傷其尤勞者耳夫使人情展轉較量至此欲國之不亡其可得乎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皇父孔聖作都於

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序曰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交謂晦朔之間日月交會也隋張胄元曰日行黃道月行赤道月道交絡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以下即當食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驗朱子曰赤道在天之中黃道半在赤

道內半在赤道外會時日月在黃赤交處相遇望時日月正對向如一在于一在午日所以食於朔者日常在上會時月在下掩日故日為之所食月食謂之闇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闇至明之中必有闇虛望時日月相對無分毫相差為日闇虛所射故月為之食也陳潛室曰日月交會日為月掩則日蝕日月相望日與月亢則月蝕又曰日月非真有蝕也陰陽偏強偏弱之徵也日氣弱則月侵黃道而行以魂掩日而日似為食若月氣弱而行或倚避頹側與日差池則魄虛而月似為食總之不宜並而並宜對而不對皆陰陽之病徵故宜修人事以咎之然日月雖弱不與羅計二星相値則不食惟羅計恃強爭道而二曜讓之則見食矣日食已屬天變矣又十月純陰之月辛卯爲陰金卯爲陰木日月皆陰則陽氣衰微之甚也口全詩言天變由於小人而皇父小人之魁也其興役遷徙則皇父所以播惡而致怨者然非幽王用之不

至於此故曰刺幽王也鄭康成以此為厲王之詩毛氏誤改為幽王然詩中所謂艷妻煽處業已明指褒姒矣月幽王二年辛酉西周三川皆震是歲三川竭岐山崩即詩中百川沸騰山冢崒崩之據若謂幽王司徒為鄭桓公又安知不與之先後任事也哉○首三章歷言天變而日食則天變之大者也十月夏正也十月之交純陰之月日有食之猶正月繁霜在夏正四月純陽之時也微虧也謂陽氣弱而見虧也陽弱陰盛此臣奸君女惑男夷猾夏之象災見於天而民受其禍所以哀也○日月告凶者垂象以告人凶也不用其行月不避日也四國二句乃告凶之故用良則陽為改不用其良陽弱之驗日月之食皆由月不避日所致故月食非常也然猶曰陰不勝陽視之日食則為常也日食則陰勝陽矣此其召之者以有不藏之事而于何不藏乎于何者教之以思也○太平之時電不炫目宣示光耀而已雷不驚人號令起

發而已今雷電而致於不寧不令則天之示變非但日食一端也況川沸山崩地變又從而應之乎為谷為陵言沸崩之甚也不斥王而曰哀今之人者嫉辭也憯則懲矣不憯不懲是以天變為不足畏故哀也

○四章言天變之由在小人用事即所謂不用其良也皇父小人之魁一小人乘權而眾小人得志蓋布罟甚密滿朝皆其黨與矣從古小人蔽君怙勢植黨營私未有不與椒房之寵互為與援者小人蘇於外艷妻煽於內羣陰無陽災異所以繁與也

○五六章以作都從向專咎皇父也皇父之罪非一事而作都從向其大者也豈曰不時曰予不戕揣皇父意中之言以狀其驕恣也皇父以天子之卿作都畿內強民從而居之明知與作不時而乃自謂豈曰不時其氣燄固已不可嚮邇矣又不謀之於衆而遽撤其牆屋使其田卒汙萊而無所食而復自謂曰非我戕汝禮在則然蓋其假大義以相壓使人莫敢誰何如此揩

寫驕態宛然如見孔聖若皇父自謂甚聖卽以其自
謂者譏之趣甚建國擇卿而取其多藏者且不勉留
一故老以衛王但擇有車馬者皆從而往向如濮緤
富人以寶五陵欲以封植私國蓋其殃民背君又如
此者○七章言皇父信讒也小人以類相召當彼爍
灼之時復有小人附和以肆讒虐者故雖黽勉還從
不敢告勞尚以無罪而被讒夫黽勉無罪尚且被讒
況不黽勉乎自天由人兩相呼應言此下民之災匪
天為之讒者為之耳噂沓背憎刺畫最工噂聚議也
沓重複也讒者相聚謟曲繁絮貌悅背毀小人情狀
彼此皆然既操是術以惑亂王室及其得志人亦以
此惑之而各不自知此其所以為小人也○八章嘆
已之憂勞以終一篇之意也章內四我字從者對居
者言之也此時天下大病矣寧復有羨者逸者而曰
四方有羨民莫不逸者蓋身在憂內但見他人之樂
如身坐鼎鑊者見夏畦揮汗烈日中輒羨其清涼也

蓋傷心至此已極矣末二句無可奈何自
解自慰不怨之怨可以深於言怨者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
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周宗
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
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如何昊
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
胡不相畏不畏于天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暬御憯
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哀哉

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謂爾遷於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序曰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元氣廣大曰昊天仁覆閔下為旻天無聲而涕出如血之出故曰泣血蓋凡淚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也○此詩命題之意不知其故續序強解之與詩意殊不相涉反覆咏嘆以求其義莫如朱註所云居者責去者之說為妥然序曰刺幽王而篇中多責同列之詞蓋幽王暴虐當時必有以去為明哲保身者然使人人為明哲則君臣之義廢矣故作者絕望其君而觖望其臣

其觖望其臣者乃其所以深於刺王也。首章述饑饉以發離散之端也當時在朝之人必有借饑饉而去以避譏害者故於篇首及之離散之端原不在天姑為無所歸咎之詞以志悲焉耳昊天曰不大旻天曰疾威各就其義類而反之也天降喪亂豈以無罪而獨怨以天為弗慮弗圖者怨極之詞也二章言人心離散也周未滅而曰既滅者稱雖未滅而有既滅之形蓋危辭也靡所止戾亂無已也正大夫離居先去以為民望誰復與我共事而念勞勛哉惟正大夫既去於是內而三事大夫亦莫肯夙夜在公外而邦君諸侯亦莫肯朝夕匪懈蓋身雖未去而心已離無復君臣休戚與共之義矣凡此皆周宗既滅之形而王獨覆出為惡則此亂終何所止戾哉三章因人心已散而以各敬其身望之也蓋承上章而呼天以訴之曰奈何有法度之言而王不能信如行邁者一往而不知返則我不知其所至矣然王雖為惡凡百君

子豈可因王惡而忘敬哉各敬爾身而已知各敬爾身則知相畏知相畏則知畏天矣而胡不相畏乎胡不畏天乎蓋當時之人皆以王惡已稔不可圖存其離居而去者則曰尸位無益也其莫肯夙夜朝夕者則曰勤勞無施也故詩人責之曰此非不敬王也乃放棄而不自敬其身者也各相推諉而不相畏者也不知疾威之所底而不畏天者也深切沉痛殆使人無所逃罪矣四章責其不言以明其不能敬身也兵戈之禍成矣勢不可退也饑饉之象成矣生不能遂也曾暬御猶知憯瘁而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則是一人憂之而衆人不憂小臣言之而大臣不言也聽言二句極惜滿朝落落觀望之狀聽言者探君所聽之言咎之而已若一語招譏即惴惴而退矣若是者各受其身而非各敬其身者也畏譏畏禍而非相畏非畏天也五六章代為憂時感事之言以責其去也蓋不可去之義前已悉責之然責之而不原其情

彼將有辭自解至此始權為寬假之詞若謂今日諸臣固亦有萬不得已者矣吾方責爾以言而今之言者則可哀矣上方好佞而惡忠忠言則躬瘁巧言則處休而欲求百爾君子之用訊此實難矣吾方責爾以去而今之仕者則棘且殆矣上方好枉而惡直直則見為不可使而得罪於天子枉則見為可使而取怨朋友而欲求百爾君子之敬身此又難矣但所貴乎賢者謂其能於極難之中竭吾力之所能為循吾分之所當為焉爾若皆以為難而去之將委天下事於何人乎蓋揣去者意中之言以塞其辨寬之乃所以嚴之繼之乃所以擒之也匪舌是出猶云吶吶不能出諸口也忠言似吶政與如流相反怨及朋友懼清議也當此時尚有顧忌朋友之人蓋亦賢矣此詩人所以責望獨深也七章窮去者之情也蓋不可去之義與不得不去之情既前後反覆言之矣此時無可相諉則以室家為辭故又詰之曰吾謂爾宜歸而

遷於王都爾則曰予未有室家且畏禍甚深至於憂思泣血無言不疾盖其詞遁其情懼如此獨不念爾去國之時又誰從作汝室家乎豈出可作室而歸獨無家乎窮詰至此愈無辭以自解矣此皆大夫責其同列之詩或因曾我暬御我字遂以為暬御所作不知詩特舉暬御之憯瘁以起下文凡百君子耳然則哀我填寡豈小宛亦填寡所作乎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卭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

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序曰小旻大夫刺幽王也只詩意刺王誤用回遹之謀而已然篇中專指謀者誤國之罪薄責其君而厚誅其臣此則詩人忠厚之旨也見刺幽王詩自節南山以下諸篇無非咎其臣之詞不獨此篇為然說詩

者反覆而咏嘆之則詩人言外之意躍然矣○首章言謀猶回遹無所歸怨而歸之於天也不臧即回遹也謀臧不從不臧覆用不得其謀之敗而誤國誤民之病已先見矣故以孔卬嘆之孔卬即所謂何日斯沮也二章就上章而申之見小人回遹之謀皆喜同而惡異也潝潝訿訿從來小人情狀不出於此小人相聚雷同附和潝潝然如蚊聚聲中衆口同聲然其雷同附和之時無非以排詆正人為事者故此四字必合言之乃全蓋當潝潝時而訿訿之象已具矣若是者彼所謂可喜吾所謂可哀也具是違具是依二具字又從潝訿生出舉國之人依之違之如出一辭無復敢為他論此所以蒙蔽天子而有不臧覆用之事也伊於胡底言潝訿終無已時比其所以孔哀之故也三章言小人回遹之謀皆覷智而避禍也我寵二句極肖末世議論多成功寡之象蓋天下事任與議常相薰也今謀夫孔多紛紛各肆其說則有議無

任并其所議亦付之空言矣安能有所集哉發言盈
庭二句形容小人攬權避事尤為刻畫蓋成敗可付
之君國則各逞胸臆為數陳禍福稍屬於身家則共
相回互為觀望夫謀國者必身任其成敗禍福然後
智勇畢出而事無不集故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
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蓋謀者若是其不易也今之
謀夫孔多者外飾虛詞內圖弛責當其盈庭則人人
恥居局外及其執咎則人人恐在事中事成則言者
居其功事敗則言者辭其罪是非鋒起臧否愈滑如
行道者不行不邁而坐謀所適之地安能進於道哉
四章言小人回遹之謀皆舍遠而國近也小人所見
不過目前故雖鄙瑣猥賤之邇言亦聽從之即前
章所謂不臧是依然就彼迺言之中亦且詈陵詬詳
而不自已蓋小人相謀而不能相下故常角立互持
以至於相爭即前章謀夫孔多是用不集是也夫築
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為國而與邇言之人爭之非

徒無益而反害之安所從吉成哉五章責以用賢也吾所以惟邇言是聽是爭者豈皆無可與謀哉夫國雖靡止民雖靡膴然有聖者有肅謀哲乂者固未嘗乏人也今皆舍而不用如流泉之往而不返則雖華國皆賢亦徒付之一慨而已六章因小人回遹之謀而懼及於禍也小人但知其已然而不知其將然知暴虎馮河之患而國家之變有大於暴虎馮河者則不知也惟身在憂中而不知憂此則可憂之甚者哉所以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而未有已也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螺蠃負

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
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交交桑扈率場啄粟
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溫溫恭人如
集於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序曰小宛大夫刺幽王也○鳴鳩斑鳩也似鵓鳩項
有綉文大豆曰菽螟蛉桑上小青虫也果蠃卽今細
腰土蜂純雌無子遶泥作房如併竹管取桑虫負之
祝之曰類我七日而化為子故莊子曰細腰者化今
呼大蜂地中作房者亦曰土蜂而非此細腰土蜂也
一名蠮螉脊令飛則鳴行則搖首尾相應故又名雝
渠渠渠之為言勤也以其飛且鳴之勤興兄弟之夙興
夜寐也桑扈竊脂也好竊肉脂食之而不食粟淮南

子曰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非廉也稗雅曰桑扈有二種青質嘴曲食肉則此交交桑扈率場啄粟者是也素質者其翅與領有文采則所謂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者是也岸與犴同犴胡地犬也似狐而小黑喙善守故以牢獄為犴狴犴一作豻○此詩序云刺幽王毛傳遂舉詩中之言牽合附會於王身不獨失序意且失詩意矣朱子謂此非刺王乃大夫遭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也但既曰兄弟相戒免禍此即所以刺王者詩人之旨深厚可思豈必如後人醜詆怒罵然後爲刺耶朱子之言蓋與序旨暗合而不自知乃犄角而攻之亦可笑矣○全詩兄弟相戒之意皆從有懷二人而生然其所以懷二人者則本諸敬而已末章乃所以爲敬者亂世自全之道莫如能敬故詩人於幽王之詩凡屢言之然敬與憂懼不同孔子語司馬牛以不憂不懼而終敎之以敬而無失恭而有禮此其故可忌○首章相戒之端也鳩非戾天之物

鳩鳴而欲戾天力不及而心有餘以興遭亂憂傷而
念昔人如鴒鵙天心力不相赴也明發追旦即懷二
人則無時不懷可知矣二章兄弟相戒以敬也酒力
與人爭勝溫以克之所以杜酒禍也彼昏不知者賢
本昏衆又尊壹於醉焉則昏者日益其昏矣以其有
餘於昏故曰富溫克者愈醉愈見其齊聖昏者愈醉
愈益其昏則不敬其儀之故也敬與不敬天命去來
之關也故兄弟交相儆諭而曰各敬爾儀一不敬則
天命去之矣可不戒哉三章言各敬爾儀之道不獨
以之自善且可以善其子也中原之敖可采而得然
不采不得也螟蛉之子可祝而似然不祝不似也以
與善道學而至郎不似者終有時而似在我之敎
誨之可式穀之道不越於能敬蓋亂世兄弟但求
各敬爾以免於禍然必上念父毋下念子孫則其
意念深矣四章兄弟以夙與夜寐相儆諭也脊令飛
而且鳴其勞如此今我兄弟曰月逝矣夙興夜寐雖

所進之道不同然其不敢自暇自逸以忝於父母則一也無忝所生綰上明發二句最為有情得此一綰遂覺此詩前後無非為父母而作者蓋亂世人心最為怠玩故以人情最切者警之人情最切無如父母既念父母未有不及其身與其兄弟子孫者念父母而及其身與其兄弟子孫則自無不敬矣禮曰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歟不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則枝葉從之此之謂也五章言憂亂之切以見其不容不敬也桑扈不食粟而食粟病寡不宜岸宜獄而宜岸宜獄蓋必無之事而今忽有之則亂之甚也所以心煩意亂握粟出卜以求所以自善者握粟出卜極狀貧窶之態貧窶如此而不忘自善之道則情愈迫而意彌警矣末章極言其敬也集木臨谷履冰皆所以為敬也恭人小心謂他人也戰戰兢兢則自謂也亂世君子皆無罪而憂懼如此我獨能無履冰之恐哉君子無時不敬豈為免禍而履冰

然而免禍之道亦終不越此矣。朱子語錄云今人看文字敏者揭開但曉然於意味却不曾得但看百遍自是强於五十遍時看二百遍自是强於百遍時如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初看也只尋常但裏面意思却有說不得解不得的意却在說不得裏面數語可為讀書之法錄之以示學者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踧踧周道鞫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

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
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
假寐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
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相彼投兔尚或先之
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
既隕之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
椅矣析薪杝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莫高匪山莫浚匪
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

不閔遑恤我後

序曰小弁刺幽王也○續序云大子之傅作焉○鸒一名鶻鵰郭璞曰雅烏也雅與鴉同小而多羣腹下白蓋爲之不反哺者謂之雅烏○古序止發一語而已自一語而外皆毛衛諸儒以其師說之也故續序之混古序前已辨之審矣及誦小弁續篇而知續序之有不可廢者序曰小弁刺幽王也宋人不察遂稱大子宜曰自作夫臣子得罪於君父宜引愚貿罪之不遑乃託之歌咏以刺君父宣非高子所謂小人之詩哉孔子作春秋而書趙盾弒其君夫桃園之賊非趙盾所知也而孔子以爲趙盾釁由趙盾爲臣子者無所逃罪則雖不知猶之知也申侯親率犬戎弒幽王而立宜曰當時宜曰居申豈不知之知之而不討賊又從而爲之戍申戍許焉比其罪非趙盾所可同曰而語矣而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夫以

篡弑之賊而稱其仁且擬之以五十而慕之舜則亦異於孔子矣及見漢儒續序曰太子之傅作焉而後知古人諷諫之深而孟子親親之言為不誣也夫篡弑之罪此宜曰異曰事也當其被讒見廢之先宜曰固無罪矣無罪而廢為之傅者豈能無辭哉先王之教太子也大傅在前少傅在後欲其知君臣父子之道也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太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諭之太子以有罪而廢傅之罪也太子以無罪而廢亦傅之責也為宜曰傅者既不容已於言而父子之間又有難於言者於是託為宜曰哀慕之辭庶幾幽王之一悟所以曲全其孝而嘿動其慈人臣諷諫之道與以喻此故曰小弁刺幽王也三百篇中凡涉諷諫者皆稱謂刺所謂刺者旁引深諭中人之隱使之悔恨怨艾云爾非盡如後人譏而刺之之謂也孟子曰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人子不幸而當親之大過慘傷痛割所謂怨也怨者

必慕故其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
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怨慕之言仁人孝子至性
之言也而豈宜曰篡弑之賊所能哉特為宜曰傳者
於其初之無罪而廢也遂舉宜曰所不敢言不能言
者代為言之使若出於宜曰之口者宛轉纏綿以明
宜曰之仁孝此則立言之道所以善處人骨肉之閒
也然則孟子所謂小弁之怨親親者非謂宜曰能為
親親之事特以小弁所述宜曰之事則親親之言而
已孟子當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宜曰之
人則孟子固已知之深矣高子所謂小人之詩者罪
其人而并及其詩孟子所謂小弁之怨親親者愛其
詩而置其人於不論則以小弁之怨非宜曰之言而
其傳之言也吾故曰誦小弁之篇而知續序之有不
可廢者也○詩中憂字凡七言之而信讒易言則憂
之本也首章自反也以鶯之得所歸而飛興窮人之
無所歸也民莫不穀孝子自反之辭也謂民莫不善

而我以得罪於親而獲罹則我獨不善矣而我之得罪於親何哉天即親也不斥言親故曰天也二何字皆自反之辭言必有所以得罪之由求其故而不可得也云如之何四字情思纏綿亦自反意也次章寫憂也周道之上草生蒙茸萬茂先云此意即唐人所謂愁心似春草時向王階生也如擣心煩意亂人若或擣之也擣字言憂最切非身歷者不知沈憂之人似寐不寐也雖在夢中猶長嘆也憂能傷人未老而老維憂用老猶言用憂以老也用字倒下健甚憂之傷人也不獨令人老抑能令人病故曰疢如疾首病之難忍者莫如頭痛疢如疾首則病甚矣只此六句從來說憂者無此刻畫三章怨慕也桑梓父母所植以遺子孫若孝子見之猶不忘恭敬況父母乎靡瞻匪父猶云身所瞻者皆父也靡依匪母猶言身所依者皆母也不屬於毛四句自詰之辭謂豈我獨非人子而不屬於父母之毛不離於父母之裏乎然則我辰

之故耶而天生我之辰果安在乎是不可得而知也四五六章怨慕無聊之極也蟬依於柳萑依於淵物皆有依而我獨如舟流飄泊而不知所至是以憂耳前言假寐永嘆至此則雖欲假寐而不得憂之至也鹿走猶念其羣雉鳴猶念其雌物各有親而我獨如壞木之瘁而無枝何哉壞木無枝言生意已盡也寧莫不知猶云我病如此豈王猶不我知乎蓋尚冀王之見知云爾兎與死人非與人有親也當其觸於不忍之心則雖窮兎來投尚或憐而先之矣死人在道尚或憐而墐之矣豈我獨投兎死人之不若乎是以哀極而隕涕無聲也路塚曰墐左傳道墐相望是也忍字淺看謂忍而不憐我也若以為殘忍則失立言之意矣七章言信讒八章言易言蓋信讒者立罪之本而易言尤信讒之因也信讒者來則受之如飲醻爵者來而不返字法工妙聽讒者舒緩而究察之則讒者無自而入矣伐木四句乃言其所以不舒究之

故也使君惠然而舒究之如伐木之倚其本而惟恐傷析薪者之隨其理而惟[illegible]擾則自不至舍彼有罪而惟予罪之加矣舍彼有罪暗指褒姒申生既廢人謂予易辭乎申生曰我辭焉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今舍彼有罪之言所謂辭也此太子所不敢言而其傳代為言之固宜其無所忌諱也又言山則高矣今所為莫高者匪山也泉則深矣今所謂莫深者匪泉也匪山匪泉則不得謂之高深矣况宮闈之內寧有如山泉之高深者而可易其言哉呂東萊引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而止之復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言左右闈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以此為無易由言之証極透蓋當時幽王王必有易言之事左右嬖倖乘醉飽之後竊王意旨以樹功於伯服者故詩言及之太子廢矣而猶追論及是者以見致禍之本在此也而又以逝梁發笱設為戒伯服語似尚有復返東宮之意立言婉妙卻又說轉去以

見我已廢矣雖欲善其後而非吾力之所能為也此四句蓋古語之最婉痛者故詩人屢引之蓋屬望之極非決而絶之之詞也大凡為決絶之詞者皆感憤無聊其中有所大不忍決絶者在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亂之初生僭始旣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邛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兎遇犬

獲之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
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彼何人斯居河之麋
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尰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
居徒幾何

序曰巧言刺幽王也○毛謂水草交謂之麋李氏曰
左氏所謂孟諸之麋是也毛云骭瘍曰微腫足曰尰
孔穎達曰骭足脛也瘍瘡也脛有瘡足有腫皆涉水
所為也○此大夫被讒之詩序曰刺幽王而詩中皆
深惡讒者無一語怨王此其所以為忠厚也○首章
訴啟讒之端自天也以昊天為父母猶小弁何辜於
天以父母為天也亂如此憮世亂君昏此無罪無辜
所以罹讒也不言君而言亂者隱詞也慎審也身已

被讒而反覆自審則無罪無事也二三章本譖所由生也初者始亂之兆又者既亂之形也譖始既涵以為信讒當讒言之來姑持兩端自謂精明渾厚隱忍以徐察其後既而猜忌中起是非外搖於是疑者有時不勝其信遂不知不覺而自入讒者之穀中所謂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也故譖始既涵由其聞讒而不能怒耳君子聞讒而怒則不涵矣不涵則讒者自不敢入故亂可速沮也君子見賢而喜則并不待怒而讒者自不能入故亂可速已也又言君臣由相疑故盟盟已非矣況屢盟乎屢盟則亂長矣信盜則亂暴矣讒者秉間抵隙以害君子猶穿窬然故曰盜言盜言美而易入如置毒芻豢中使人不覺其毒但見芻豢適口而已故曰用餞共敬也惟君子能止於敬小人諂曲側媚亦能貌為恭敬然非其止共也非其止共而王悅之則適足以為王之病而已四五章

言讒人之情易知也寢廟大猷皆以難者與易者他
人有心即讒者變詐不測之心故下二句以獲兎形
之兎遇犬則獲讒遇智則窮惜其不遇耳夫豈終無
遇之曰哉此章與在上四句比在下二句又是一體
又言柔木易樹君子樹之行言易辨君子數之行審
者往來行道之言好醜襟之出然以君子之心辨而數
之無難也數者辨之精也惟辨故能數然辨而能數
則辨又不足言矣蛇蛇者碩言自然之度也出自口
者口如心而出也若讒人巧言如簧則與蛇蛇出日
異矣然巧言之病在不知恥耳使其知恥則自不至
於讒矣未章極其醜之之詞也彼何人斯鄙之也居
河之麋據地卑也既微且尰醜惡甚也此必明有所
指詩人特為隱語以斥之蓋讒人本不能有為其力
易除而勢易敗特未有除之敗之者遂使得為亂階
然亦終將自及矣此
處作不了語趣甚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

斯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序曰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續序曰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壎塤同土曰壎竹曰篪朱鮮詳矣蜮如鱉三足一名短狐含沙射人之影其瘡如疥稗雅曰蜮以氣為矢因水勢以射人俗呼水弩飛能食之凡盟者盟將來詛者詛既往三物如鄭莊公令出雞犬馬以詛射潁考叔者毛遂取雞狗馬之血以盟是也○首言其心孔艱末言以極反側即此二語已曲盡小人情狀矣暴蘇舊交凶終隙末以至構讒與他讒人不同故以彼何人斯頻頻相嗅若為不知其人若且篇中但言其可以相見而不肯相見若媿之若恥之若為矓望若為疑揣若憐其消沮若糞其悔悟雖痛心刺骨備極刻畫而終

不言其所譖之事與被譖之由所以為高○首章其心孔艱四字無限含蓄已包反側之意蓋君子用心但見其易小人用心惟見其孔艱雖未遠至反側然其勢將必至於反側矣此詩之妙在不直指讒者為暴公而設一從行之人為言便有波折胡逝二句訏其始容而今疎也伊誰二字因其不入故怪而問之維暴之云似信似疑吞吐趣甚○二章二人從行謂暴公一人而從暴公者又一人也前既曰維暴之云矣此復為不知之詞謂此二人者其誰譖我而搆此禍乎方信而又若疑妙甚譖厶者自無面目以相咤乃不責其譖而望其咤意更深婉謂爾之不入咤我其意固以我為不可矣則始者親厚之時何嘗云不可乎即此一詰已曲盡小人康覆之態矣○三章逝陳又逝於梁矣魚梁在門外陳則堂下至門之徑也譖人者外若示和若譖不由已者故逝梁而又逝陳然而中虛情愈欲進復却趦趄不前故逝梁不入逝

陳亦不敢入但聞其聲而不見其身蓋一事負友踪跡閃爍遂至於此故又謂之曰汝之不入豈有愧於人乎豈有畏於天乎而汝固不愧於人不畏於天也冷謔巧謳趣甚○四章其為飄風形容小人倏詭不測卒遽無停之狀最肖自南自北而不相值我心猶可自如今不北不南相值而不相見所以衹攪亂我心反不如不相值之為得也○五章以下微詞緩語轉入轉深妙甚謂爾徐行時猶不遑息今爾之亟行又何暇脂爾車乎爾既亟行則今之壹來云何徒使我空望如此也○六章又冀其還而望之多方攻詰小人至此無處逃閃矣謂爾之往也既托於亟行而不肯入至矣若以還時肯入則我心安矣若還而又不肯入則爾心我不可知矣爾其於還時壹來而使我心安乎則羞自遮愈高責人愈婉其立言愈忠厚而用意愈深刻使觀者但見其忠厚而不覺其深刻所以為妙○七章又將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之意而透

發之伯仲者同官親愛之稱壎篪者兩人唱和相得之喻而譙周古史考遂以為暴辛公善吹壎蘇成公善吹篪不知何據如貫者速而不解之喻言既如此則豈不我知而譖我哉如曰不我知也則請詛之詛者以禍福相要皆反覆攻詰之辭也○八章始極發其情之奸言汝非鬼蜮也靦然面目而可以視人罔極乎反側二字末始言之
然終不露一譖字高極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愼爾言也謂爾不信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序曰巷伯刺幽王也○巷宫道名即所謂永巷也永巷猶言長巷幽閑宫女之有罪者周宣王時姜后待罪於永巷是也巷爲寺人之所居伯長也寺人職掌永巷故曰巷伯錦文如貝故曰貝錦稗雅曰貝中肉如蝌斗而有首尾以其背用故曰貝南箕即箕宿也常見於南方故曰南箕豺似狗而長尾白頰而黄身諺曰瘦如豺豺體細瘦故也窮北之地多寒不生五穀投之有北使之凍餒也○此詩大率遭讒於宫刑之先旣刑而作是詩以追恨之故班固於司馬子長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也萋菲小文貌

文致其罪有似貝錦然貝錦似錦而實非錦成其錦者萋斐耳大甚者小而文以大罪也哆微張貌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今誃者因我有近嫌之事而成其罪猶因箕星之哆然微張而侈大之也誰適與謀謂誰主是策而使彌詭幻若此也毛傳曰侈之為言是必有因也斯人自謂避嫌之不審也昔者顏叔子獨處鄰之嫠婦亦獨處夜暴風雨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為避嫌之不審矣若夫避嫌而審者宜若魯人然魯有男子獨處鄰之嫠婦亦獨處夜暴風雨而室壞婦人趨而至男子閉戶不納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使巷伯避嫌如曾人則南箕不得成矣緝緝者譲人以其罪續而益之如女之績也翩翩者譲人何人過失往來輕颺如鳥

之飛也捷捷幡幡言讒口便利反覆也謀欲譖人謀
欲譖言與上章誰適與謀皆有非出一人之意慎爾
言也既其女遷身受其禍反若為之叮嚀為之商量
為之說報應冷甚趣甚好好得志而樂也草草失意
而憂也王聽不聰故呼蒼天蒼天而訴之也視彼驕
人而猶言彼蒼當鑒觀此人也但言天視之而已未及禍
福而禍福之意已在言外矣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
謀恨之深也豺虎無所不食而不食讒人所有北無所
不受而不受讒人則讒人且為豺虎有北所共棄矣
姑付之有昊使制其罪蓋至此愈恨愈深矣記曰惡
惡如巷伯此之謂也楊宜下濕以楊園下濕之道而
有時加於畝丘安知刑餘賤者之言不有補於君子
哉故曰凡百君子敬而
聽之敬者止讒之方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

轉棄予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序曰谷風刺幽王也○風從上而下曰頹頹風回旋如車輪有周旋不舍之意○此朋友相怨之詩作於幽王之世則為刺幽王矣蓋風俗厚薄在於一人故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維風及雨風發而雨從之此朋友相須之喻也將恐將懼四字曲盡小人薄態轉字有味急則相恃緩則相棄在轉移間耳維風及頹頹風回轉不舍喻朋友相周旋也置予於懷小人意氣相傾自足如此較愛若加膝語尤為刻畫棄予如遺則都不復記憶矣三百篇中每有與後人詩造意同而工拙迥異者如小弁維憂用老漢人云維憂令

人老少一人字換一用字便深一層此處棄予如遺漢人云棄我如遺跡又覺漢人多一跡字意致更為無窮則句法長短限之也末章言谷風在山其為長養草木者廣矣其有死草萎木者天也豈可以是廢長養之大德哉小人之交德厚不知怨小必記自是反常態此二語乃古今覆雨翻雲凶終隙末之本使反是焉則白頭如新寧復有不全之交哉然朋友相棄而先自居於小怨若為分任其咎者亦見古誼巷伯篇中哆兮侈兮亦先自居於避嫌之不審蓋朋友之道莫如自反先責己而後責友此所以為君子也

蓼莪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

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序曰蓼莪刺幽王也○嚴華谷曰莪蘿蒿也蒿草中之高者蔚牡蒿無子者梅誕生曰蒿類甚多一曰蓬蒿召南彼茁者蓬是也一曰青蒿又名菣小雅食野之蒿是也一曰牡蒿又名蔚三月始生七月始華如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為角似小豆角小雅匪莪伊蔚是也一曰白蒿又名蘩召南于以采蘩是也一曰香蒿又名蕭白葉莖粗科生有香氣大雅取蕭祭脂是也一曰藾蒿一名莪葉青白色莖如筋而輕肥始生

香可食小雅食野之苹是也○或云莪蒿蔚皆一物始生為莪長為蒿蔚則蒿之尤粗大者莪可食蒿蔚則無用矣○此行役孝子不得終養之詩也與刺幽王何與特以幽王之時人民勞苦致有不終養之事則以為刺幽王云耳刺幽王非作詩者本意特序者從旁而撫時增思感傷流連則以為孝子傷心之語皆可以刺幽王也谷風諸篇其義亦復爾爾○匪莪伊蒿匪莪伊蔚蓋自傷不副父母所望以我為莪不知其是蒿是蔚耳哀哀二句蓋於親歿之後感念初生自爾情深故其旨與陟岵鴇羽無異而其心則較陟岵鴇羽倍慘也餅以喻親罍以喻子猶左傳子大叔引此曰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蓋餅喻王室罍喻晉也餅資於罍父母依於子理相似也鮮民猶言孤子也生不如死撫膺極痛之辭然其最傷情尤在久矣二字三復自得之銜恤靡至非親歷者不知此言之痛生人之常非出即入今其出也抱憂與俱其入

也置身無所則無時而非可哀之事矣既入矣而曰
靡至此句尤可思父兮一章又舉劬勞二字而痛快
言之連用九我字見我之所以有我者父母也生鞠
拊畜長育顧復腹九字一層倍苦一層顧復二字情
景尤真腹字更奇謝疊山曰顧者父母行而兒不隨
則回顧之復者兒行父母未行則追喚之腹者懷抱
于腹間也父母出而有所往懷抱其子而不遠去父
母入而自外至懷抱其子而不忍置皆就養孫時而
言數語得之哀哀父母言德已淺矣言報抑又淺矣
故但曰欲報欲報者無可報也無論承歡聚順服勞
奉養不足言報即摩頂放踵而頂踵亦父母之有豈
所以為報乎至於無可為報則德不足以言之矣無
所擬似庶幾罔極之昊天耳昊天之覆育生成豈萬
彙所能報哉唐人詩云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亦
是此意此等語意須從他父母歿後思之方見其慟
末二章見孝子觸目皆悲故覩兩山遇飄風無不聞

其親歿之感者民莫不穀以終養者言之我獨何害我獨不卒憫極而無可控告之詞也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

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序曰大東刺亂也○續云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孔氏曰譚國在京師之東○棘七以棘為七所以載鼎肉而升於俎也其制如匙孔疏曰七用桑三尺吉禮則用棘杼持緯者也曹氏曰杼梭也柚受經者也璲瑞也佩璲謂以瑞玉為佩也漢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四時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織女在漢旁三星鼎足如跂鄭氏云襄駕也言更其肆也蓋日月五星為緯二十八宿為

經緯者右轉而經星與天同其左旋一晝夜一周而有餘也星在天為次在地為辰周天十二次一晝夜為十二辰晝曰自卯至酉凡七時織女星當歷七次故曰七襄也牽牛河鼓星也一曰黃姑箱者車內容物之處啟明長庚皆金星也蓋金星朝在東所以啟日之明故曰啟明夕在西所以續日之長故曰長庚金水二星或先或後皆附日而行但金星行在日先則晨見而暮不見行在日後則昏見而晨不見獨言金星者金大水小故也天畢畢星其狀如掩兔之畢故曰畢也箕星為款客為口舌接箕四星二星為踵二星為舌踵狹而舌廣故曰翕北斗七星自一至四為斗有五至七為柄斗柄西則天下皆秋矣○前五章至不以其長皆備寫東人之苦忽從維天有漢以下憑空幻出一段奇怪皆以絕無義理中顛倒縱橫以寄其憤詭不必深鮮深鮮則失之矣毛鄭必欲句向牽合幽王君臣因失詩趣後人又執以為東人望

天怨天之語亦未得作者言外之情也○首章困極而思古也饛捄皆富足之意以此為反興也饛滿而捄曲則其物力之充裕可知矣周道鎬京之路也周室盛時朝覲會同率由此道如砥而平如矢而直四方諸侯大夫往來王畿者莫不履此而沿途小民亦凝眸屬目瞻望車馬一統之盛今何時也有睠顧出涕而已朱註東方賦役由此而輸於周語甚有味此出涕之由也然妙在不露二章小東大東謂東方大小之國也杼柚其空織事廢也葛屨履霜則凓寒之無備可知矣佻佻公子嬌羸本不耐勞而亦奔走周行則賤者又可知矣既往既來言非一往來也當其感也君子履之而小人視焉及其衰也公子行之而人心病焉此大夫所以撫時興慨不容自已也三章言薪已穫則枯矣況復浸以寒泉能無腐乎民已勞則傷矣況復重以力役能無病乎契刻也謂憂苦之事刻於心也末四句申言上意惟薪已穫故宜載之

無待其浸惟民已勞故宜安之無待其病尚者庶幾之辭亦可二字酸甚此處哀韻在二也字猶楚辭入情處皆以此今只也諸虛字咏嘆出之四章但形容東人之勞西人之逸而已雖不言及群小得志賦役不均之事然已悉於言外見之矣舟人私人舉卑者近者以例其餘也五章前四句極寫西人暴殄之狀東人食且不飽矣所得酒今饋西人以酒而西人曾不以為漿東人衣且不得完安所得瑱今與西人以鞹然之瑱而西人曾不以為長其出之也甚鞹其視之也甚賤則其用之也必甚輕矣此東人所以重困也自維天有漢至末三章又從窮蹙無聊中發為不必然之想怪怪奇奇不可捉摸若謂東方之人力與地利盡輸於西矣意者天其憐而助我乎然天不能助東人反若助西人以害東人者蓋煩苦之思無所屬望因而無不屬望捄鬱之事無所歸咎因而無不歸咎望助既切則見似助者而害之畏害既深則見似

害者而疑之總是作者想頭靈變平地波瀾詩思至此擬議路絕非復拘文牽義鍥舟求劍者所能索解矣維天有漢句歐陽永叔曰不言日月而言雲漢不眷以其光之不能下燭也此語得之若謂天之有漢不過監亦有光而已織女在天不過終日七襄而已豈真能憐我而助我哉雖則七襄以下層層剝換轉入較深然皆一意自為委折非更進一層也七襄似影杼柚意服箱似影往來意然總不必牽合觀其大意而已鄭箋云人織用緯往來反報而成章織女徒織名耳左旋而不反有西無東故不成章語最聰明然其實詩人止就織女二字點綴生情耳非真責其報章也織女不能織而成錦牽牛不能牽而輸物啟明長庚不能助日為晝使我營作天畢不能代我掩捕禽獸南箕不可簸揚糠粃北斗不可挹取酒漿是數者皆空有人間器用之名而於我全無實用且南箕反翕其舌若助西人而吞噬我北斗反揭其柄若助

西人而挹取我抄在畧於責雲漢牛女金畢而詳於責箕斗二星蓋怨恨之極痛心刺骨傷於西人之噬見星之形有類於噬者即畏之傷於西人之取見星之形有類於取者即畏之畏其箕者而并及其似者鬱憤中作此無理之談似謔似呆種種不平未嘗有求於天而若有求於天未嘗有怨於天而若有怨於天箕舌張而曰翕盖張則必翕噬則必吞反言以見意也○徐巨源曰觀詩中所叙之星皆戌亥月夜所見之候也而又有履霜之語作詩者因時有感而借以發意耳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適歸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

尤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序曰四月大夫刺幽王也○鶉與鷲同音圖前鶉之𩿧𩿧音純鶉鵰也此則鵰也似鷹而大黑色俗呼皂鵰其飛上薄雲漢蓋鷲鳥也一名鷲一名沸河今大鵰翱翔水上扇魚令上沸波攫而食之禽經曰淘河在岸則魚沒沸河在岸則魚湧是也其翮可為箭羽蓋鵰隼六翮皆乘風輕勁也鳶鴟類亦鷙鳥也爾雅曰鳶其飛也翔以摩風回翔布翼不動也鳴則風生風生則塵埃起故曲禮曰前有飛鳥則載塵埃杞枸

杞也根名地骨本草云仙人杖又曰西王母杖葉堇實根皆可食楝赤楝也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可為車輞輞車輪外圍也○首二三章自傷也夏則苦暑秋則苦病冬則苦風此三時者本無美惡但得意者觸景皆喜失意者觸景皆悲耳宋玉悲秋云皇天平分此四時兮竊獨悲此凛秋曰平分則天意無美惡曰獨悲則人情有歡怨可與此三詩相發明先祖匪人謂豈神人路隔先祖神而匪人乎胡生則忿予殁則忍予也語及先祖者無可歸怨之詞也四五六章爲怨也皆反興以起下意山有美材則人知其美今國有殘賊而人莫知其惡也泉水有時而濁尚有時而清今我之搆禍則無時而善也南國以江漢為紀無情之水尚為地之所有今我之盡瘁寧不為朝廷所有也莫我有如云不我眷顧也猶左傳不有寡君之意七章傷避亂無策也鳥可戾天魚可入淵我非魚鳥也欲高飛深入其可得乎以此

四句合譜天蓋高四句觀之想見亂世君子展轉偪側無聊之態八章述作歌之意也我作此歌惟以告哀而已豈敢有他望乎蓋無可奈何安之若命明知告哀之無益而不容已於言者情也篇中言夏言秋言冬而不言春至此忽感嘆於蕨薇則春生之物也然則四時無非悲怨集。先祖匪人謂先祖匪以我為人乎胡使我至此極也此說亦可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或燕燕居息或盡瘁四國或

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

序曰北山刺幽王也○梅誕生曰馬駕具在腹曰鞅左傳齊大子光抽劍斷鞅是也鞅所以拘物王事鞅掌謂為王事所拘也或曰鞅以鞚馬而執在手一釋手則馬奔而不可御故總攬國事曰鞅掌○詩為勞役不均而作然有勞苦之情無憤懟之語所以為忠厚也○首章述行役也陟山采杞役者感物傷懷借借註訓強壯其實即言從役共事之人也憂我父母猶言遺父母憂也二三章嘆獨勞也不言獨勞而言獨賢寓意深婉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又將獨賢意思而暢言之詩意本言勞役不均而

詩詞似誇似喜其怨嘆傷嗟之情皆以感恩知已之語出之占地甚高立言甚厚四五六章又遣析比勸以見不均之意言雖重辭雖複而終無一語怨王此所謂可以怨也然其妙尤在將勞佚二意演為十二句於勞字一邊不甚形容獨於佚處極力刻畫似讚似羨以志不平知燕燕居息燕而又燕安之甚也偃息在牀高臥而廢入事又甚於居息矣不知叫號深居不聞人語無復知世間有愁苦叫號之聲又甚於在床矣棲遲偃仰疲於佚也蓋佚者之疲於佚亦猶勞者之疲於勞終日飽飧熟寐慵慵困入如病如癡故棲遲遊衍或偃或仰使其筋骨脉絡鼓舞搖蕩以舒其惰窳之氣也又甚於不知叫號矣湛樂飲酒則歌舞沉湎消遙醉鄉又甚於棲遲偃仰矣出入風議則不獨居已於事外也且以事外而彈射事中之是非蓋優閒之人無處棲心故其一出一入惟以風議他人為事則又甚於湛樂飲酒矣楚辭卜居篇亦將

忠佞二意演爲十六句亦於忠處不甚費力獨於佞字一邊深文巧詆窮極工妙以寫其騷怨與此篇筆意彷彿相似深心者自辨之○慘慘畏咎一句較前後五句獨深有此句而後知向之畏勞者不過畏咎耳亂世任事之難如此此所以有不均之嘆不然經營四方亦賢者所樂有事也又何怨焉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疷兮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序曰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鄭氏云幽王之時小人衆多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害自悔與小人並也○將大車者車未行而塵先起以興君子而進小人則事未集而憂已生矣塵者小人之喻猶王茂

弘所謂元規塵污人是也思者追悔之意一為小人所所誤則噬臍無及故曰祇自疷兮知思之悔之之無及而欲無思則悔之深也冥冥者明為塵掩也將大車則塵蔽而明掩用小人則憂生而智昏矣不出於熲憂多思亂若或蔽之耿耿然若滅若沒自知而不能自見此沈憂之態也熲與耿同謂小明也壅者蔽之深也重者憂之加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

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序曰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亂世征役之大夫與在朝之大夫皆履危竭故悔仕於亂世者厭已勞於征役欲安處休息而不可得又念同列在朝之友而以靖共之道戒之自傷未已忽復戒人蓋戒人乃

所以自傷於自傷之極又進一境耳其曰小明者所以別於大雅之大明爾亦猶小旻之別於召旻無深意也故蘇子由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以小名篇別其為小雅也然大雅宛弁獨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首三章皆行者悔仕之意明明上天二句勞苦而呼天也我征二句言其遠也二月二句言其久也其毒大苦謂所憂如中毒而甚苦也共人僚友相得之人也在位宜其在亂世為甚故稱以共人所以相最也末二章靖共爾位義不出此蓋以勞役而視在朝者則勞役為苦然以罪罟譴怒反覆而視勞役則彼在朝者豈得曇然哉所以念之而涕零如雨而又言我豈不懷歸而與共事哉但畏此罪罟而不敢歸耳不畏簡書而畏罪罟其情迫其辭戚矣日月方除除舊而新即上章所謂二月初吉也曷云其還乎歲聿云莫矣以春二月西征至歲暮而不還即上章所謂載離寒暑也身獨而事衆則其不暇可知夫既

憚我不暇而又念彼共人睠睠然懷思而顧念之情之至也讒愬者罪罟所纇加也若下章反覆則罪罟之所隱中矣政事愈戚亂亡之象不止於我事孔庶矣采蕭采菽此歲莫事也自詒伊戚無所歸咎而自咎也興言出宿寫憂思甚徹當與漢人詩出戶獨徬徨引領還入房二語互觀一則晝不能安於外而欲歸內一則夜不能臥於室而欲宿外其展轉無聊之狀則一也四五章以自勉之道戒友也君子即共人也無常安處安息謂勿狃於安也一恒字無限長處憂隱皆在其內靖共謂自靖以恪共其職也居亂世者隨風而靡易與回邪為親故又戒以惟正直之人是助惟正直之人是好則神聽而穀祿與之景福介之矣悔仕於亂世者知君寵之不可恃罪罟讒怒反覆之不可遯而冀福祿於神聽蓋可必者我也不可必者神也以所可必者聽之不可必者無可奈何盡其在我此又忠告之至意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鼓鐘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鼓鐘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序曰鼓鐘刺幽王也○周禮地官鼓人以鼛鼓鼓役事註云長丈二尺妯動也瑟琴堂上之樂笙磬堂下之樂堂上下相比故曰同音○全詩刺意渾涵首三章刺而婉末章刺而隱鼓鐘於淮水之上聞者宜何如樂也今曰憂心且傷曰憂心且悲曰憂心且妯則時事可知矣淮南子曰載哀者聞絲竹而悲蓋亡國之政其民困故其聲之所感無非憂也淮有三洲舉所見者而言始則湯湯湝湝至於歷時之久水落而

詩觧

洲見焉蓋流連忘反極矣鼓鐘者幽王而思及古之淑人君子感慨最深懷允君子謂懷之信不忘也然但言懷之而不言所以懷之之故尤見蘊藉其德不回樂與德稱也不猶謂不如今之荒亂也同音以琴瑟笙磬四樂言也不僭以雅南籥三事言也雅南者樂章也籥舞者樂容也此章再不言憂而憂之意自在言外非淑人君子之人而奏淑人君子之樂亦愈見其可傷也已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

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
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酬交錯禮儀
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我孔熯
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
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
萬時億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
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
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

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序曰楚茨刺幽王也○續云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茨蒺藜也布地蔓生子有三角倉貯於室庚積於場安安坐以妥尸也為人子者祭祀不為尸用孫之倫有爵者為之既奠祝出迎尸於廟門外尸入升筵祝主人皆拜妥尸遂坐侑勸也尸告飽祝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剝剝其皮也亨熟也肆謂陳其骨體於俎也將持而獻之也剝烹肆將各有其人所謂濟濟蹌蹌也祊廟門內也祭於祊是初入祭求神之時郊特牲曰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於祊尚曰求諸遠者歟討索求神也蓋祊者神所栖乃

其生時所出入處恐神或在焉故使工祝致祭於此以求之皇者神來而處尊位儼若君臨故註曰皇大也君也爨竈也饔爨以煮肉廩爨以炊米燔者火燒之也難熟者近火故肉曰燔炙者遠火也易熟者遠火故肝曰炙既獻酒即以此燔炙從之而置之於俎所謂從獻也蓋執爨賤者也賤者踖踖而敬則貴者可知矣君婦尊者也尊者莫莫而敬則卑者又可知矣獻酬交錯主人酳尸主婦亞獻賓三獻畢主人遂酌以獻賓東西互對飲爲交東西邪行錯綜互飲爲錯然此是導飲非祭畢之飲也賚孝孫者主人酳尸尸酢主人佐食取黍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北面嘏主人也送尸者告利成畢祝入主人降立於阼階尸遂出蓋君迎牲而不迎尸其送尸則不出門以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內則全於神故迎送皆以廟門爲斷也廢徹是送尸以後撤饌之時儀禮尸俎佐食撤之是也不遲者不留神惠也燕私是撤饌

後既歸賓俎之時儀禮主人以胙俎豆籩及祝尸兄弟之庶羞燕族人於堂主婦以祝豆籩及姑姊妹逮俎燕內兄弟於寢是也○此詩但觀只東兼所謂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事於神者詳二語便見詩人思古傷今無已之意故力農奉祀以告民力之普存而庶事之修舉蓋農事若是其重也篇中所謂濟濟蹌蹌踖踖莫莫卒度卒獲式禮莫愆齊稷匡敕者威儀之盛也倉庾牛羊俎豆苾芬者物品之豐也妥侑蒸嘗所謂交神明也獻酢燕私所謂逮羣下也萬壽攸酢萬壽無疆卜爾百福以綏後祿所謂受福無疆也四者皆本於德盛政修而所以德盛政修者則在乎致力於民而已後世政煩賦重田萊荒蕪不致力於民而求享於神是以誠敬薄而孝愛衰祭祀不饗福祿不來也故詩人於此三致意焉全詩皆以祭祀爲主而首章先必以力農則其大意可知矣○首章言酒食也凡祭以酒食爲主而牛羊俎豆佐之然黍

稷則酒食所自出也言執黍稷而先以除田去茨見農事之難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四以字皆言黍稷也次章言牛羊也祀事幽也而曰孔明幽明之故求先王孰能通之一明字包孕甚廣不言薦馨告虔而薦馨告虔之義已備矣三章言俎豆獻酬之事也禮儀笑語即獻酬交錯中之禮儀笑語也卒度謂皆合於法也卒獲謂皆得其宜也凡人之敬勤於始而怠於卒故君子之禮儀笑語必從其卒而觀之也四章承上三章而言之蓋飲福受胙時事也工祝致告徂賚孝孫鄭康成云徂往也賚予也祝致神意嘏主人使受嘏既而以所嘏者往往予主人也輔氏云下句所以重釋上句言以其所致告予者往而予孝孫也朱註於此句偶遺其解耳苾芬孝祀以下皆嘏詞也朱註解極明如幾如式語賁而與最耐尋繹如幾謂意之所至即與福期也如式謂眾福所備如有一定之式不缺欠也齊訓整謂不亂也稷訓疾謂不緩也匡訓

正敎訓戒謂無偏無怠也皆言其敬也不言錫福而
言錫極者言其致福之自也錫極則福隨之矣人蓋
之事有萬有億而錫極之君一而已雖萬億無不一
也註謂錫以衆善之極使爾無一事而不得乎此备
隨其事而報之以其類甚透五章祭畢而留同姓以
燕之事也工祝致告傳尸意告利成也前章曰神嗜
飲食此云神具醉止憑空設想荒唐空幻淒風苦雨
如將見之此與楚詞九歌皆可謂妙於言鬼神矣撤
餕之後助祭之賓撤俎皆去惟同姓諸父兄弟在焉
於是以餘餕而燕所謂燕私燕私謂燕而盡其恩私
也六章私燕之事也燕同姓於寢故祭時之樂皆入
奏於寢也後祿者無窮之祿也祿莫備於人君矣而
又有無窮之祿在尋常計量之外所謂後也受祿者
本之先而祝祿者祝其後故曰後祿時解謂祭時所
受之祿爲先燕時所受之祿爲後大可發笑神嗜歆
食以下則與燕者慶之之詞也孔惠孔時已該祭義

一篇之意人君福祿莫大於子孫前五章言福言祿皆屬君身獨留子孫於燕私稽首之詞以足前章所未盡詩人補綴之法老甚妙甚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是烝是享苾

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序曰信南山刺幽王也○續曰不能成繼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地官小司徒云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也疆如方里為井十里為成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是也理都一夫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是也周禮土田之制百畝為夫夫間有遂十夫有溝遂則深廣各二尺溝則深廣各四尺疆理只是在外為疆在內為理以一夫言則百畝之遂經為疆中閒畝畝為理以十夫言則千里之溝畛為疆中閒經遂又為理矣推而至千夫之澮萬夫之川莫不皆然南東其畝註解固雖然大抵言疆理之中田畝縱錯或南或東不過舉南東以該西北耳同雲者雪候也天緩則雲陽而異寒則雲陰而同也農事冬雪欲其盛而遍故言雰雰春雨欲其微而潤故言霢

霂俗云蝗子產於地中者冬有雪寒氣逼入於地則春夏不能出矣又俗云一雪入地三尺三雪入地九尺故三白爲豐年之兆也鸞刀刀有鈴其音中節禮云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主人執鸞刀以啟毛蓋是時牲已殺矣啟毛告純也取血在啟毛之後取膋在剝之後皆宰夫事也膋腸閒脂也取膋尚未爇也爇膋則蕭熱後事耳朱子曰古人於祭蓋欲求而得之商人求諸陽故先作樂發散郎陽氣以求之周人求諸陰故先焚燎鬱鬯以陰氣求之求諸陽所以求魂求諸陰所以求魄也故曰周人尚臭蓋灌鬯降神之後乃迎牲於庭取血告殺取膋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而燔之蕭蒿也禮曰既奠然後爇蕭合羶薌註奠謂薦熟也染蕭以脂合黍稷燔之所謂升臭也○此詩大意亦在重農事爪殖穡牲所以佐黍稷也前三章薦黍稷獲福之事首章從原隰引起我疆我理所謂田之也南東其畝與

西南其户語同妙一見萬户千門紛錯之奇一見阡陌條理規制之盛二章又以雨澤引起同雲二字狀雪景如畫既優既渥三章句兼雨雪盛言之冬雪徹則土氣不沾春雨盛則害稼故冬雪盛而春雨微微而能久所以優渥霑足以生百穀也徐巨源曰雪者風雨相搏而成也隆冬陽伏於下則凍而無雪故雪將雪必微温温氣升矣廹風而上與雨相遇搏而爲雪故雪初至地輙融温氣在地上也久雪則雪氣勝温以有質之陰勝之初達之陽而陽氣復抑而下於是雪積矣雪積則陽温之氣復深而土受其濕故爲來歲豐年之兆春雪則不然陽氣方達而雪壓之故冬雪瑞而春雪不瑞也以此詮優渥霑足之義最徹三章則正言黍稷祭祀矣并尸而并及賓者三獻之後主人有獻賓之禮賓謂助祭者也朱註陰陽和萬物遂從上章雨雪而生而人心懽悦一語補綴自如壽考萬年從人心懽悦看出尤晦翁極有體認之語四章因獻瓜

菹而獲福然瓜菹亦因爲黍稷而并及之耳中田有廬漢書註曰井田法人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在內蓋公田百畝之內以二十畝爲八家廬舍每家廬舍二畝半也疆場有瓜謂田畔種瓜王介甫所謂地無遺利也蓋秋嘗時偶值瓜熟故剝爲菹以獻之也天子之福莫大於壽壽考則受天祜矣五六章奉犧牲而獲福然亦因黍稷而并及犧牲故曰從以騂牡謂黍稷薦而騂牡從之也血膋以上既灌而迎牲也苾芬以上既奠而升臭也祀事孔明以下則合而言之也萬壽無疆卽所謂介福也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

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序曰甫田刺幽王也○鄭箋云刺者刺其倉廩空虛政煩賦重農人失職故傷今而思古也井田之法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十千是一成之數每畝一鍾歲取十千舉收數之多以驗豐登也三年餘一九年餘三故陳陳相因而食

我農人也毛氏曰尊者食新農夫食陳鄭康成曰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也耘去草也舜耕歷山象耕鳥耘蓋象行必端正履必深耕田者法其端深鳥之啄食務疾畏奪耘草者法其疾畏也耔壅禾根也註云苗葉以上稍耨壠草謂耘也又云因壝其土以附苗根謂耔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先生者為米後生者為秕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苗稍壯每耨輒壅其根及盛暑壠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黍稷薿薿而盛也介止是甫田間空地可止息者髦士農夫之通稱烝髦士進而慰其耘耔之勞也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句龍能平九州死以配神社而祭之方者四方之神東勾芒西蓐收南祝融北玄冥中央后土是也田祖先嗇也孔氏曰神農始造田器謂之田祖先為稼嗇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一也以

茅覆屋曰茨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也梁車梁小戎所謂梁輈是也坻水中之高地京高邱也未刈之禾曰稼露積之禾曰庾○全篇爲勸農之詩故其詞皆美農人也首章勞農也倬者公私之限甚明也謝疊山曰民生於三代之前其命制乎君生於三代之後其命制乎天吾求其所以制命之道矣取民常少予民常多斂散得宜豐凶有備新者方收入廩陳者即取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皆取其陳者也從古以來水旱霜蝗吾民常如有年者上之人斂散得其道也數語極透今適南畝者以言巡省之勤也巡省則見農夫耘耔而黍稷茂盛故有年者復有年也於美大止息之地進髦士而勞之蓋農夫不能遍爲慰勞故進髦士與之言而因之以諭衆也二章奉祭也上五句言報成之祭下五句言祈年之祭以報秋成而又祈來歲之豐也齊明犧羊禮之盛琴瑟擊鼓樂之盛亦互文耳上言方社而不及田祖舉方社以見田祖

也下言田祖而不及方社舉田祖以見方社也甘雨得則黍稷生矣黍稷盛則士女育矣曰以祈以介以穀者相承而言也三章省農也康成云曾孫謂成王也蓋傷幽王而思成王耳今亦以主祭者泛言之省耕之時曾孫適至曾孫在上農夫在野而田畯又至勸農而撫摩之熙然無間也田畯司嗇之而鄭云漢之嗇夫也攘其左右嘗其旨否上下相親如家人父子之攘者農夫左右相饋之食不敢以獻故取而嘗之以著其相忘也描寫奇甚又見其禾治而強竟而知其善而且多矣長畝者履畝而行知其竟畝如一也終者言其常常如此也惟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故曾孫不怒而農夫益敏於事曰喜曰不怒皆互文也田畯見而喜曾孫見而不怒是以農夫不待趣督而自勸此上下憂勤歡欣自然之應非所以云施報之情也四章收穫也曾孫之稼之庾而曰農夫之慶者蓋補助勸勞者上之德而耕耘收穫者下之力故歸

矣於農夫而欲厚報之民以萬壽祝君君亦萬壽祝
民者君民一體欲以常享有年之慶也輔慶源曰用
其力享其奉而曰予不敢禮則然矣則是末世衰薄
之所爲古無是事是以歸而欲厚報之也○徐玄扈
曰詩與文不同文則不容錯亂若詩人作詩一章自
爲一義或順時述事或錯舉成文或預道將來或追
述往事或更端別敘或互言複說或因枝振葉或沿
波討源變化錯綜如春山夏雲頃刻異態非拘拘以
時日爲先後也如此詩本是報賽之樂當作於秋祭
之時首章述耕耘之勤二章述祈報之禮三章省農
之時上能感乎下末章收成之事君欲報乎民各舉
一事各敘一時則次章爲秋祭無疑三章不論爲省
耕省穫無不可者故以此詩爲兩年事者固謬有謂
前三章夏耘一時事末章以收成歸功於農次序相
因遂以二章之祭爲在耘耔之時
而三章亦省耘之事者皆曲說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既方既早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序曰大田刺幽王也○鄭云幽王之時政煩賦重而不務農事蟲災害穀風雨不時萬物飢饉矜寡無所

活故時臣思古以刺之○凡畝大抵以南爲正故曰南畝鄭云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毛云實未堅者曰皁孔氏曰孚者米外之皮甲在孚外若鎧甲之在人表也稂童粱也莠稗草也皆似禾似粟者也毛云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孔云四種蟲皆蝗也稺幼禾也蓋穗之低小者曰穉刈穫所不及也一束曰穧束縛之所不及也合束曰秉輂載之所不及也一莖曰穗滯穗謂刈之散亂者也騂黑者南用騂北用黑各隨其方色孔氏所謂舉二方以就韻是也○前詩言農夫之慶此詩言曾孫是若交相歸德上下之情所以通也首章言農事備也田大則稼多稼多故種不可不具器不可不戒種與器者農之備也既種既戒則既備矣既備乃可有事於農矣器戒故覃耜可耕種具故百穀可播而庭碩之苗可以順曾孫之欲矣耕者農夫之事而曰曾孫是若者人君以農夫之事爲事農夫之欲乃其所欲

故農夫不自以百穀庭碩慰其望年之慶而以爲此曾孫之所欲此則上下相孚之極也二章言苗實而無損也既生房矣既就實矣既堅熟矣既齊好矣而無稂莠以亂之無四蟊以戕之然後害不及稺稺且不害則庭碩者可知矣稂莠既可力去而四蟊必穡田祖之神以畀於炎火此則曾孫之福豈農夫之所及哉三章言雨澤溥而收成倍也既無稂莠又無四蟊則所望者雨澤也然農夫所有事不過既種既戒而已不能必蟊之必去雨之必時也今蟊去而雨復時此天神之惠而即曾孫敬天事神之惠有渰萋萋四字狀雲景入微天將雨則地氣蒸而爲雲渰然如濕潤上行萋萋其盛也朱子云雲欲盛盛則多雨雨欲徐徐則入土祁祁言其徐也數語得之雨豈有先後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者蓋以天澤即君澤農夫不敢妄邀天恩而以爲皆吾君所致也穫稺四句寫豐年粒米狼戾之狀即從惜福廣惠中看出甚妙坊

記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夫曰不盡利則義而有慈雖農夫也而鄙吝之私消矣曰遺民則惠而有術即農事也而暴殄之戒深矣蓋一事而衆美備焉非豐年有餘何以致之四章收穫之後而以報祀獲福也朱註農夫相告曰曾孫來矣二句情景活甚以其婦子三句亦見上下相忘不啻家人父子也精意以享曰禋方謂四方之神據詞義當云來禋祀方今云來方禋祀者倒文也蓋當省斂之時又值禋祀報賽故農人以景福祝之此君民之通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

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序曰瞻彼洛矣刺幽王也○韐蔽膝之衣稱乎冕者郎韠也合韋爲之故曰韐韎者韐之染色其色韎然赤也韎韐不言弁而常弁常衣在其中故曰兵事之服也六師六軍也天子六軍一萬二千五百家爲卿凡起徒役每家一人故一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總七萬五千人爲六軍也鞸刀鞘也琫上飾也珌下飾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跳啓甲也佩鞸亦戎事之服也○此詩與車攻詩大意畧同但車攻作於宣王之時則爲美此詩作於幽王之時則爲刺也成王營東都不獨爲據天下之中而洛水上游尤爲四方朝貢輸輓之所集故瞻彼洛水之泱泱而上見諸侯朝宗之盛焉君子至止鄭康成以爲諸侯世子來受爵命於東都蓋從續序賞善罰惡之說也晦翁獨以爲天子來會諸侯於東都然玩六師一語則晦翁之說

爲長蓋鎬京非不可以示尊而朝會必於洛邑者所以布德振威安不忘危故有如茨之福祿而又親御韎韐講武以作六師焉作者所以鼓其氣也君子萬年所以長有其福祿也福祿既同一入之福祿與諸侯共之也保家室保家邦者天子以天下爲家也首章福祿與講武並言次章言講武而不及福祿三章言福祿而不及講武錯落互見此作手之妙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左之左之君子宜

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序曰裳裳者華刺幽王也○此詩與蓼蕭語意不殊但作於幽王之時則爲刺耳我覯之子鄭康成謂古之明王晦翁謂天子所以美諸侯覺晦翁之說爲長首章我心寫兮尚未言其美也次章維其有章則美見矣三章則有章又見於車馬矣四章又從美之可見者而及其不可見者矣左右特借用之詞毛傳以左爲陽事右爲陰事非也左左曰宜右右曰有互文也末二語專承有之尤自錯落有致似字字法妙甚凡文章威儀經緯變化無一非其所似也即上文所謂譽處有章沃若皆似也蓋譽處有章沃若三者雖皆其所有然有使之譽處使之有章使之沃若者則譽處有章沃若乃其似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交交桑扈有

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祿不那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序曰桑扈刺幽王也○續云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陸氏云桑扈竊脂也桑扈蓋一名而二種若曾有兩曾參也釋鳥所云桑扈竊脂鳭鷯剖葦此桑扈之一種也以竊脂對剖葦者言之則所謂青質嘴曲食肉好盜脂膏者是也故曰率場啄粟以性之竊脂者言也又云桑扈竊脂棘扈竊丹此桑扈之又一種也對竊丹者言之則所謂素質其翅與領鶯然有文章者是也故曰有鶯其羽以色之竊脂者言也小雅所取者有兩竊脂故兩雅釋鳥亦兩解也猶之無羊云九十其犉良耜云殺時犉牡爾雅有黑唇犉又有牛

七尺為犉亦兩觧也兕觥罰爵也毛傳云古之王者與羣臣燕飲上下無失禮者其罰爵徒觩然陳設而已觩角上曲貌○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故舉古君臣燕接有禮之詩以諷之也其頌禱之中不忘期望規儆此王言所以不瀆也通篇以柔巵之有文章興君臣之有禮法威儀然首言受天之祜次言萬邦之屏則福厚而功高矣福厚功高驕盈易生故三章言不戢不難四章言彼交匪敖此功所以愈高福所以愈厚也旨酒思柔柔者臣道也飲酒而思柔凜然董羖之罰矣思字妙甚不言自求多福而曰福祿來求福祿豈有求人之事乎句法最警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君子

萬年福祿艾之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序曰鴛鴦刺幽王也○鴛鴦匹鳥有思者也雄雌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思而死俗云雄鳴曰鴛雌鳴曰鴦張子曰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畢小網長柄者畢則執以掩物羅則張以待鳥斬芻曰摧飼粟曰秣○此詩續序云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所謂交萬物有道者指鴛鴦廐馬以例其餘也宋人謂諸侯頌禱天子之詩蓋鴛鴦所以答桑扈亦猶裳裳者華所以答瞻彼洛矣也然以其作於幽王之時即如宋人所說其爲刺詩則一也首章以不一而足爲興也二章以理有同然爲興也三四章以馬爲人所養福爲人所安爲興也然上之祝下必擧其德又志其戒下之祝上讚美與規儆俱無所可

施也但首稱其福祿之宜然而已次稱其所以
艾之綏之而已此桑扈與鴛鴦二詩之別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於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於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序曰頍弁諸公刺幽王也○續云暴戾無親不能燕樂同姓親睦九族孤特將亡故作是詩也○蔦寄生也一名寓木凡桑檞櫸柳楊楓等樹皆有之女蘿菟絲也蔓延草上釋文云在草曰兎絲在木曰松蘿霰稷雪也閩俗謂之米雪言霰粒如米即稷雪之意也霰與霓同爾雅曰雨霓為霄雪郭璞所謂冰雪雜下謂之霄雪是也徐巨源曰雪多作於戊已之日戊已者土土數五水數一方冬之時水氣司令土氣下動以水遇土之故一得五而為六是以其花六出所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王於冬至春而休木氣不與其事而水氣復休故其花隨土氣而為五矣是以雪之初成也為霰而已下氣薰之然後蒸薄而為花其六其五皆既降而後變者也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此之謂也雪之始降者何以不能蒸為花而先集霰也曰氣之初相遇也則亦有能變不能變者焉變而花者薄以輕輕則回斜飄颺空中花輕而霰重輕者

後至而重者先集也此與朱註之說互相發明朱註祖鄭箋也○幽王惟不能親睦九族故舉同姓宴樂之詩以刺之也實維伊何豈伊異人兄弟匪他層層喚醒謂王服此皮弁者何為乎燕同姓也又言所燕者豈他人乎兄弟也重言之以見敦睦宜先也蔦蘿松柏有相附之勢喻兄弟不自為尊托於天子以成其尊也天子之兄弟不難於富之貴之而難於見之見之則情通而意合故未見而奕奕既見而說懌親親之義以頻相見為得也次章時者善也物得其時則善矣怲怲憂之盛也不見則兄弟之閒猜疑紛起此憂之所以盛也見則無此患矣懽然相親所以有臧也三章言兄弟而及甥舅則親親之殺也又以霰之必雪喻老之必死情至之語不覺淒然死喪無日二語所以極歡趣耳然而慷慨流連意悲詞促即作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雨雪四句由樂而哀末二句又由哀而樂哀樂循環妙在無端彼所相勉者一

夕之歡耳他非所計也維宴維宇即曹子桓所謂但當痛飲酒也秉燭夜遊為樂及時安知達生之言不重其傷生之痛哉然作此詩於幽王時者山樞宛死之悲見於王言固知其非盛隆氣象矣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饑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序曰車舝刺幽王也○舝車軸頭鐵也車行則設之
雉之健者為鷮其尾長六尺字說曰鷮尾長而走且
鳴其首尾喬如也雉有多種其類不同若王后翚衣
夫人揄翟王之服自鷩冕而下是也鷮又下鷩一等
故有集維鷮以取象嬪御也四足之美有麃雨足之
美有鷮柞棫樹也○詩美新昏所以正夫婦之始也
褒姒嫉妬亂政故引令德之季女為諷猶關雎之思
淑女也首章未至而迎之也間關然設此車舝乘以
往迎者為思此孌然之季女耳非饑而若饑非渴而
若渴其深於饑渴者冀季女德音來括耳括會也果
其來會雖無好友亦式燕且喜矣燕會而得好友此
人生至樂今有德音之季女則所樂何減好友哉蓋
得良內助如得一賢友也二章三章既見而樂之也
鷮來集林去來教已皆可喜之事辰謂嫁之及時也
字法奇瓶而老碩大也謂女以德而大也來教調來
相助我為內治也碩女來相助我是以式燕且譽而

悦慕無厭雖無旨酒嘉殽令德以與汝而汝亦庶幾飲之食之歌之舞之蓋悦慕之極無以申其無已之懐但慚其物之微德之輕而已庶幾者莫望之辭也四五章則又舉始終而咏嘆之也析薪而葉滑然以興所得副所求也鮮我覯爾猶言難於覯爾也高山而不得仰景行而不得行新昏而不得覯此其心必有所不自已者矣今幸馬服御良可以來括是宜其既覯而慰我心也表記云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其身之老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蓋此悦慕季女之詩也初無與於好仁而夫子以為即詩人之好仁不過是也仰高山行景行鄉道而行出於中心所安欣然油然不知老之將至此豈肯中道自廢哉故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又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聖人説詩圓通旁徹不可以言語拘牽如此故朱豐城曰凡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皆所

謂陟高山而不至其巔行景行而不達於
罔都也此語可與表記之言互相發明云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止于
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
我二人
序曰青蠅大夫刺幽王也○蠅有二種蒼蠅善亂聲
青蠅善亂色故雞鳴曰蒼蠅之聲而青蠅則以刺讒
蒼蠅蠅之大者其色正蒼俗謂之麻蠅青蠅首赤背
若負金蒼蠅能遺糞俎豆中而青蠅則善點汚人變
白為黑古云蠅糞點玉蓋蠅能敗物雖玉猶不免況
其他乎故以營營狀蠅與讒人也蠅好交其前足搖
翅自扇其聲皆在翼傳曰以冰致蠅蓋蠅逐臭者喜
熱而惡寒遇冰輒側翅而去故冰不可致蠅所為夏

虫不可語氷也○營營往來之聲聚之成群驅之不去雖止於樊止於棘止于榛其漸且入於簾幙几席之間此不可不愼也詩刺幽王而以豈弟君子屬王則立言者忠厚之道也讒人之毒至於交亂四國而其始不過搆我二人而已首揭無信讒言以見信讒之端甚微而其禍則甚大也罔極謂其變亂反側不可窮盡也

賔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旣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旣設舉醻逸逸大侯旣抗弓矢斯張射夫旣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籥舞笙鼓樂旣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旣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

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
彼康爵以奏爾時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
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
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
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
不出是為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凡此飲酒或醉或
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

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序曰衛武公刺時也○鄭云豆實葅醢也籩實榛梅之類孔穎達曰殽是總名此文殽核與籩豆相對故分之耳其實核亦是殽鍾鼓既設者將射故懸也射皆用樂者蓋諸侯之射先行燕禮大夫士之射先行鄉飲酒之禮故也此詩乃諸侯燕禮燕射燕在路寢自有常懸之樂儀禮主人酌賓曰獻賓既酢主人主人又自飲而獻賓曰醻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送舉所奠之爵交錯以徧也大侯君侯謂天子諸侯之侯也射夫兩人為一耦天子六耦諸侯四耦大夫三耦多者為衆耦故曰同蓋將射而燕禮既安賓然後改懸以避射位既旅然後張弓及矢既耦然後拾發求勝也籥舞文舞也言文舞以該武舞言笙鼓以

該衆音籥舞笙鼓謂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也仇與斛同音拘謂挹取酒也室人謂掌室中之事者孔氏曰於賓客之中取人佐主人爲尸設饌食之人即所謂佐食也入又爲更迭再酌也○此詩序云刺時續序云幽王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而韓詩則云武公飲酒悔過也蓋武公見當時君臣沉湎故作此以諷諫亦自警也刺者諷諫之謂蓋必先自責而後可以責難於君故飲酒悔過乃所以諷諫之道韓與毛序皆互相發明晦翁但舉一偏而言之耳○飲莫大於射祭射飲飲在射前祭飲飲在祭後以射祭之飲禮樂之盛而猶始治終亂如此況其他乎下三章所以甚言其過或當時偶有其事故因以爲戒然酒非有過飲酒者過耳故敎之以無俾大怠欲其慎終如始賓之初筵與賓既醉止無非此秩秩溫溫也篇中凡因言威儀一言今儀蓋酒以觀德而威儀則德之著也飲酒而

有威儀則雖堯千鍾孔子百壺何害乎武王封康叔於衛而作酒誥至於群飲必殺可謂嚴矣然首曰祀茲酒繼曰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繼曰克羞耉克羞饋祀皆可用酒亦如此篇之首言射祭者然則酒固有德者所不廢也何必禁釀具斷麴蘖棄燕射祭祀以為德哉○首章飲酒孔偕未射而飲也舉醻逸逸將射而飲也以祈爾爵方射而飲也禮記曰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蓋此時勝者負者各懷辭爵之心使皆如此又何常有酒禍哉次章前七句祭時事也篇舞三句樂也百禮三句禮也百禮事神之眾禮也王者百禮之規模林者百禮之節目也禮樂具則純嘏錫矣爾謂主祭者也子孫其湛以下則祭而飲之事也蓋與祭者子孫子孫樂於趨事洗尸獻爵以展其能及尸酢以爵受而飲之助祭者賓容賓手挹酒以獻尸而賓中佐食之室人又再酌之為加爵相與酌彼安體之爵以奏時物

此時也尸飲三爵賓飲酢爵一由前言之則子孫無一人不飲矣由後言之則賓客無一人不飲矣使皆如此又何嘗有酒禍哉三章言始治而終亂也賓之初筵不止於射飲祭飲然亦即射飲祭飲以概其餘也反反者勉強自持反而又反惟恐失禮此時漸有酒意至反幡幡則輕數矣至於舍其席位遷徙無常舞而又舞仙仙而輕颺此則幡幡之狀也抑抑若強自裁抑惟恐不勝酒力故威儀至此愈密也怭怭媟慢則又甚於幡幡矣先言未醉者所以為既醉者愧也未醉謂將醉而未醉之時也大凡德將無醉者愈飲愈溫不特既醉無幡幡怭怭之態即未醉亦無反反抑抑之容所謂人之齊聖飲酒溫克惟酒無量不及亂也反反抑抑猶未忘於酒也未醉而不免於反反抑抑則既醉必至於幡幡怭怭矣秩謂飲酒之常禮也秩則反反幡幡抑抑怭怭四者俱忘矣四章備述醉容也載號載呶口容輕矣亂我籩豆手容慢矣

屢舞僛僛傞傞身容遽矣側弁之俄首容傾矣僛僛
舞而不能自正又甚於仙仙矣傞傞舞而不能自持
又甚於僛僛矣古人酒酣必起舞故舞非醉也不舞而
屢則醉矣屢舞而仙仙僛僛傞傞則醉之甚也不知
其尤醉中惡態醒者旁觀知而尤之而醉者獨不知
其尤已也此語已涵下章不醉反恥之意又甚於不
知其秩矣既醉而出又泛言飲酒之道若爲咨嗟而
警動之賓醉則出所以善其後也並受其福謂賓主
俱無酒禍也無禍即爲福矣取史記魏其武安列傳
反覆讀之則主賓並受其福之旨自明矣伐害也既
害德矣將何以受福乎又言酒不可廢飲酒未嘗不
孔嘉也然飲酒所以孔嘉者惟其有令儀耳所謂令
儀者秩秩溫溫始終如一是也末章所以戒也立監
佐史鄭云督酒欲令皆醉猶今之酒糾蓋苛政也然
淳于髡云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則監
史若人君燕飲之制監即執法史即御史也醉之不

賊醉者不恥而不醉者恥之此常態也式勿從謂以下設為不醉者意中之言欲持以告之而不可得也勿無也謂告也若曰爾盡無從而謂之曰汝縱不能無醉其亦無至於大怠乎蓋汝之溺於酒者皆大怠之所為而不自知也倘其無俾大怠則不至於可恥而不當言者不言不當從者不語矣汝若由醉而言則罰汝出無角之羖羊蓋脅以必無之物使之深戒且當載號載呶之時危詞讓論俱無所施姑為此無義理之語以責之對醉人言自應如是耳而又云汝飲三爵時已無所記憶矣矧敢又多而加爵乎玉藻曰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此之謂也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

在鎬有那其居

序曰刺幽王也。續云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思古之武王焉。此詩朱子謂諸侯美天子之詩而序言刺王也葢幽王時萬物失其性故舉魚藻之得性者為諷幽王在鎬京將不能自樂故舉武王在鎬時之豈樂飲酒為諷以諸侯美天子之詩而作於幽王時則刺也朱子與古序及續序互相發明諸說紛紛或欲從序或欲尊朱皆偏辭也。藻者魚之所庇水静藻生魚在此中見首掉尾得其性也王在於鎬居重馭輕豈樂飲酒大平無事至於有那其居則苞桑永固此豈樂飲酒之故也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

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届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序曰刺幽王也○大豆曰菽金路以錫同姓繁纓九就象路以封異姓繁纓七就玄袞玄衣而畫袞龍袞卷也以龍首卷然謂之袞也蓋九章第一章也黼繡於裳如斧形九章之第八章也周制公袞冕九章一

龍二山三華虫四火五宗彝皆畫也六藻七粉米八黼九黻皆繡也九章之内衣五章裳四章也侯伯鷩冕七章自華虫而下衣三章裳四章也鷩畫雉即華虫也子男毳冕五章則宗彝以下衣三章裳黼黻二章也毳畫虎雉即宗彝也孤卿絺冕三章衣一粉章米裳黻黻二章也絺刺粉米無畫也大夫玄冕則玄衣黻裳一章玄者衣無文而裳刺黻也凡冕服皆玄衣纁裳而玉服同冕者首飾尊也此專舉上公之錫蓋從其厚者言之耳觱沸泉出之貌檻泉湧泉也芹水菜一名水英一謂楚葵淠淠動也嘒嘒言其聲之細無敢馳驅以狀其敬也蓋車行則旂見矣馬動則鸞鳴矣驂服外兩馬也驂則驂與服兼也分之則二為驂合之則曰為乘也赤芾服於腰而垂於股所以蔽膝而謹拜跪邪幅邪纏於股之下所以束脛而利趨蹌也紼大索也一曰繂所以維持舟者纚維皆繫也○續序謂幽王侮慢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而

無信義蓋舉古天子厚錫諸侯之禮為諷耳朱子以為天子所以答魚藻則蓼蕭湛露之賡也然即加朱言亦愈深其諷刺之旨矣首章言錫予之厚而天子之心猶不足也曰何錫予之曰雖無予之曰又何予之展轉躊躇以見好之之心無已也予之以車馬予之以衮黻而以為此先王之寵綏諸侯之故事而未有以加故雖厚而以為薄也二章見諸侯來時之車旂以為喜也觀其車旂聞其鸞聲見其驂駟即此時之肅然雍然則見其所至而知其為君子也三章美其入朝之恭敬也觀君之禮不止芾幅然即二者以例其餘則其敬可知也紓緩也人臣情慢之氣設於身體則其上交之儀非躁而敖則怠而緩矣故桑扈曰彼交匪敖而此曰彼交匪紓傲之不敬在外而紓之不敬在內故匪紓為尤難也彼交匪紓此所以為天子所褒予也凡天子褒予其臣必有言以將之所謂命也天子有命則福祿自此申之而不替矣四章美

其平時之功德也軍後曰殿取其鎮重故毛傳云殿鎮也入則龍光出則屏翰則其鎮重可知能鎮天子之邦則為萬福所同矣平平毛云辯治也左右之人能辯且治則其敬可知然置諸侯而美其率從之來右盖即左右以見其無所不敬云爾五章申言之而嘆其至也舟繫於紼臣結於主此所以興之意也天子葵之謂天子能揆度其心福祿膍之謂福祿積而厚也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謂其所以至此者優游自適而非有勉強不得已之懷也亦是二字所以傳優游之神而咏嘆之也凡出於勉強而不得已者君頴其臣臣驕其君或蹈踏而稟罪咎或跋扈而有德色皆非詩人所謂優游也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烟無胥遠矣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

兄弟交相為瘉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序曰父兄刺幽王也○角弓以角為弓周禮以六材飾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猱猿狖之屬一名狨輕絕善緣木大小類猿長尾尾作金色俗所謂金線狨者是也生川峽深山中人以毒矢射之取其尾為縟毯狨甚愛其尾中矢毒即嚙斷其尾以擲之惡其為患也髦西夷之別名書作髳牧誓曰及庸蜀羌髳微盧

彭濮者是也○幽王不親九族九族化之至於骨肉相怨然王之所以不親九族者以其信讒耳故末二章推而言之首章以角弓起興言弓之為物張之則來弛之則往猶王之於九族親之則附而近不親則離而遠也次章言王之遠豈獨一人之遠哉爾遠則民皆然矣故爾之遠爾之教也爾教民以遠則民皆相傚以遠矣三章相承而言惟令善之兄弟則綽綽有裕不為爾所移耳彼不令之兄弟則無不胥然胥傚交相為病矣綽綽有裕謂其廣大而兼容也蓋弘忍所感見責望潛消若遞相較量居已於是但見已是而兄弟皆非嫉人之肥但見兄弟肥而已獨瘠語言必報錙銖不遺彼以逆來此以逆往是非一人之病而兄弟交相為病也煮豆詩云相煎何大急斗粟謠云二人不相容知此二語可繹綽綽有裕交相為瘉之義矣四章又承上文言之謂天下令者少不令者多是以相怨一方互持城府而不酌以彼此之曲

直以至兄弟之間名位各爭蓋小人之情不能一日無名位既有名位則又不能恬於名位所以受爵不讓相壓相讒不至彼此同敗不止所謂至於已斯亡者猶言至於亡斯已蓋倒句法也諺云兄弟爭財祖業同灰韓非子曰虫有蚘者一身兩口爭相嚙也至相殺而後已此至於已斯亡之喻也五章即以受爵不讓之語而申言之言小人不量力如老馬之不顧其後而其無饜又如食者酌者之不知止也蓋當時必有讒已以取爵位而不自知其不勝任者故此章及之若其點綴至情喻外設喻嬉笑怒罵不痛快不止則詩家之極致也六章又承上言凡若此者皆由王之遠以教之耳民已薄矣而王復導之以薄如教猱塗附而不知所終也若使王敦睦九族而有徽猷則小人亦相屬而不至相遠矣而奈何其不然也末二章推言王之所以踈九族者以其信讒也讒者遇明者而止如雨雪之消於見晛也而王乃尊而信之

使小人得志而莫肯下遺是以安居而屢驕耳婁者不一之詞也彼兄弟婚姻所以驩然有恩以相接者中國之教也而今之交相為瘉相怨一方如蠻如髦胥中國而夷之此大亂之道我之所憂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序曰刺幽王也○天子之尊非能獨為尊也使天子獨尊於上則嚴威之極凌替乃生上肆其虐彼不勝其虐勢必至生其慢矣上過求而無厭彼不堪其無厭勢必至違命而偃蹇矣故天子之尊貴有以養之

也諸侯見幽王之暴而不肯朝故以菀柳起興而又以上帝尊王謂王威嚴若天神也菀柳人所願息也天子亦人所願朝也然天子威嚴如此豈可暱而近乎使朝而靖之則後之所求者必多矣俾猶言假使也瘵亦息也極謂極欲邁謂過分也末章以鳥飛至天而止興王心不知所至也居以凶矜謂徙以取凶而可矜也始但畏其極欲相求繼則畏其過分相迫終言凶矜則畏禍愈深矣諸侯朝天子所以靖王室也曷予靖之猶言予何為靖之也忽尊以上帝忽呼以彼人怨憤不平極矣以天子而彼之人之猶左傳所謂夫已氏也其目中豈復有王乎然則所謂上帝者亦鄙薄之甚而謬為此過量之稱耳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

見兮我心不説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
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
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
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序曰周人刺衣服無常也○臺夫須一曰莎草以為
蓑笠可避風雨緇布冠制小僅撮其髻故言撮若是
帛為玄冠則自有制度不得言撮矣王介甫曰臺笠
緇撮在野與衆偕作之服也綢密也綢直謂髪密而
直如其本然不假髢也尹氏世為公卿周之世族吉
與姞同姞氏后稷之元妃與周室世為婚姻故李氏
曰尹吉猶晉之王謝唐之崔盧也蠆螫虫也長尾為
蠆短尾為蝎卷髪如蠆謂髮傍短髪上卷皆美飾也

○周人經行都邑撫今思昔所傷在此所思在彼故曰彼都猶洛陽父老還想漢官威儀也首章狐裘黃黃言其服之盛也其容不改出言有章則其德可知矣有是德有是服所以係人思也此後數章雖不止言此而莫非言此也末二句慨嘆之意但以讚賞想慕出之謂如此之人而歸於周乎歸則萬民望之矣蓋久慕而忽見如久出而忽歸也二章言臺笠緇撮以見其冲淡也言綢直如髮以見其閑雅也美都人士而忽及女粧蓋服飾之妖必先兆於婦人而濃纖之態必首倡於王都所謂都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也故綢直如髮觀其髮之閒雅而知其為君子女也三章男皆佩玉女皆尹吉舉貴家大族以見其餘也謂之尹吉則不獨尹吉彼都人士之女無非大家舉止也蓋有周盛時貴賤皆佳濃淡並宜如此此其所以不見而苑結也四章又以帶與髮想像而美之厲垂帶貌古大帶垂三尺故曰厲也帶身飾也髮首飾

也舉其兩者以見一帶之垂一髮之卷其美而有章如此則他可知已言從之邁如所謂行與子同歸蓋思慕之極也五章又承上章帶髮而咏嘆之蓋服飾之美不如無意於美為至美也帶之垂非有意垂之帶自有餘耳髮之卷非有意卷之髮自有旟耳從風之帶與體相適如雲之髮與首相忘描畫至此飄飄仙舉覺腰帶十圍尚費矜莊闌掃慵來終然有俗態若夫胡粉飾面弄姿搔頭又無論矣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序曰刺怨曠也○綠與菉同草名也一曰王芻爾雅註綠蓐也今呼鴟脚莎藍染草可以為鞁韠以蔽膝也○以卷耳之懷作於幽王之時則為刺怨曠矣采綠未盈忽念及髮之曲局歸而膏沐蓋好飾者婦人之性此時遥揣君子將還故膏沐以待耳此中情景宛然如見五日六日猶言自昨日至今日也蓋踰五日而不至又是六日矣況六日又不詹乎末二章思境所至無所不有言君子若歸乎歸而狩則為韔其弓歸而釣則為綸其繩釣魚而出則相與觀之一種親暱之態總是痴情所生妙極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

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序曰刺幽王也○任謂器物人所負持也輦人輓車者我任我輦謂載任器於輦車也我車我牛謂駕牛於重載之車也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旅屬於師然有徒行者有御車者則皆師旅之人別而言之土治曰平水治曰清疆其土田事畢則原隰平矣治其溝洫事畢則泉流清矣○此詩續序云幽王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修召伯之職朱傳云宣王封申伯於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之詩蓋幽王不能纘宣王之緒故御士不能修召伯之職以宣王時徒役南行者歸美召公之詩而作於幽王之時則為刺幽王也首章舉召伯之勞以引其端也謝在周之南故曰南行勞謂營勞所謂以佚道使民也二三章役者與征者慶幸之詞也任輦車牛徒御師旅八者皆以人言也蓋召伯之遇役夫如此遇征夫又如此故役者征者

共相慶幸以為勞我有召公則此行非苦惟待竣事之後即與爾歸矣蓋云者預擬之詞也四章肅肅言其整而容也烈烈言其勇於趨事也營者董治之成者鼓舞之也末章王心載寧言召伯之功不徒恤下抑且慰上也呂東萊曰申伯之體勢不重則無以鎮定南服此宣王九重宵旰之憂也必告厥成功而王心始寧此真知職分者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序曰剌幽王也君子在野思見之而不可得故曰剌幽王也桑宜在隰潤之地故桑在隰則美而其葉那而盛沃而光幽而深綠似黑也既見君子皆從未見時遙擬之詞其樂云何欲自言而不能也此句已有遐不謂矣之意云何不樂欲自止而不能也德音孔膠好賢者與賢者德音膠固欲自解而不能也末章合上文而咏嘆之詞愈宛轉愈懷惻謂我既愛之則何不言之但中心藏之乎苟其藏之何日而忘之乎蓋愛之深者非不欲言有不能言者也其所以不能言者即問之於我我不自知也大學不啻若自其口出楚辭思公子兮未敢言古詩云脉脉不得語唐人刀環歌云嘗恨言語淺不如人意深今朝兩相視脉脉百種心宋詞云盡在不言中合而參之則詩意見矣何曰忘之語尤可味蓋但言不欲忘則其意淺惟欲忘而不能忘則其意深大凡為欲忘之言者其中有必不欲忘者在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兮

序曰周人刺幽后也○煁無釜之竈若今火爐也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然可烘而不可烹飪也燃

謂燎也鶖禿鶖也一名扶老狀如鶴而大長頸赤目頭高八尺嗜魚又善啖蛇亦能與人鬭其性貪惡〇序言周人刺幽后而毛傳鄭箋皆若為申后之詞蓋周人代為申后之言以刺幽后亦猶小弁之詩其傳代為宜臼之言以刺幽王也且序言刺幽后而毛鄭以之子無良為斥幽王蓋刺王郎所以刺后亦猶藹奔刺宣姜而人之無良我以為君則斥宣公也今人以小弁白華為宜臼申后自作而改刺幽后為刺幽王失其旨矣〇首章白華野菅也白華為菅尚以自茅束而漚之今王與已本自相依而王獨遠我曾自華之不若也二章英英白雲之貌水上輕清之氣夜則騰而為雲曉則降而為露以養彼為菅之茅或曰露者霞露之霧非雨露也即此二句指寫曉景與菅蔚朝隮語濃淡各殊又言天運方艱難而之子不圖則曾不如白雲之露菅茅矣不猶謂宗社將危於內嬖而不知圖所以自救也三章以滮池北流小水尚

且可溉物興碩人徒有尊大之勢而使我嘯歌傷懷念之不置也嘯歌本以舒懷而憂念之極反足傷害然則長歌當泣而當其情至之時則又甚於泣也前曰之子此曰碩人以後或稱碩人或專稱子若踈之若尊之又若親之幽怨之辭固不倫也四章卬我也烝薪宜以炊爨養人今反以燎於無釜之竈猶以正嫡而居卑賤是以念碩人而勞我心也五章鼓鍾於宮謂王不能治內猶鼓鍾於宮中不能使外人不聞也我是以念子而憂心懆懆乃王之視我終邁邁而不顧也六章以鶖喻褒姒以鶴自喻言鶖飽而鶴饑也七章言鴛鴦匹鳥常戢其左翼以相依今王之二三其德誠有愧於鴛鴦矣八章言以至貴而寵至賤則貴者亦賤猶以扁然之石而履之則履者亦卑所以之子遠我而俾我病蓋不獨為一身之病也毛氏謂扁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禮也鄭氏謂王后出入之禮與王同皆登車履石申后昔亦然而今黜而卑

賤矣亦
自有據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序曰微臣刺亂也○大臣遺忘微賤則各思所以自託故曰微臣刺亂也英雄無資身之策而以意氣望人雖曰可傷亦可賤矣首二句托黃鳥為言倦飛則止於丘阿矣然道遠則其勞未已無所可望惟望人

之賑恤而飲食之指點而教誨之舉揚而後車以載之蓋其窮迫若此之甚也後二章豈敢憚行畏不能趨詞愈婉而意愈切蓋凡無故而甘自抑損者此皆有求於人者也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兎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有兎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有兎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瓠葉新生可以為菹凡治兎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則燔之醻導飲也主人酌以獻賓曰獻賓酢主人主人又自飲而復酌以主人獻賓曰醻其主人又自飲者欲導賓使飲也但賓受之不

飲奠於席前○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況牲牢饔餼乎惟其棄禮而不行故大夫援古以志刺也瓠葉可為葅兔首可為殽苟其奠誠不必嘉蔬珍羞矣故先王之禮豐則可為魚麗儉亦可為瓠葉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朝矣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遑出矣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

序曰下國刺幽王也○埤雅曰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故天雨則豕涉水波也豕性負塗常時雖白蹢者亦汚今羣然涉波濯其塗而見白是久雨可知已故有豕白蹢久雨之徵月離二句將雨之徵也停滌既

多雨歟未久而月離于畢則又將滂沱大雨矣月水之精而畢星好雨月離于畢洪範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凡征役愁苦之情出於征夫自言皆刺詩也使上之人以此恤之則出車采薇之篇矣首章前二句言其險也次二句言其遠也漸漸高石非攀援不可登也況所歷之途山盡則水斷之水窮則山隔之山川相間又悠遠而不可極乎此武人東征所以載星櫛沐而不遑朝也不遑朝語意最苦朝且不遑何暇寢食啟處乎次章卽前篇之意而深言之卒者山巔之末險而可畏又甚於高矣没則深箐懸峒杳冥無際又甚於勞矣不遑出謂但見其入不見其出又甚於不遑朝矣末章又舉征途之極苦者言之蓋征途遇雨已苦矣況履險陟遠又值積雨滂沱其苦更倍也不遑他謂但知有征役而不遑及他也凡行役之詩多念其父母妻子如鴇羽揚之水諸篇是也此則不言父母妻子但備寫其險遠之狀而已險

遠勞苦如此身且不保遑及其他以為
吾之父母妻子皆他也蓋傷心愈深矣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序曰大夫閔時也○苕陵苕也一名紫葳一名淩霄蔓生依大木延引至巔有華至夏月紫赤而繁有黃紫有白紫及其將落則全變為黃芸者黃之極也牂羊牝羊也墳首顛大首也牝羊本首小今已羸瘠則首大而身小矣罶中無魚但見水中之星而已○此詩寥寥數語而愁慘之意凋殘之景對之傷心周室至此欲不亡不可得矣苕華柔脆之草其黃其青皆不可久以喻周之不可圖存也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人心至此慘於萇楚阿儺之感矣牂羊身瘠而首大則陸産窮矣罶中無魚而有星則水産竭矣人以得食為幸而不望飽則凶荒饑饉洊至矣天下將亂必先之以饑饉而後兵戈隨之此詩人所為深憂也三星在罶寫景奇甚人食鮮飽二語酸鼻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序曰下國刺幽王也○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今言有棧者乃車之狀也○此久役而自傷也其情哀甚

詞促周室至此無復可為矣故曰剌也何草不黃蔗涼之世無不死之草也無日不行無人不將民力盡矣草青則茂黃則枯玄則死無草不玄黃變為玄也無室曰矜何人不矜言征夫有室亦如無室是天下無不矜之人也民之所以有生者以其有室家之樂耳今皆棄其室家是先王以民視民今則同於草芥而匪民也猶是民也而獨為匪民是可哀也兕虎所以在曠野者其性適也民非兕虎也而率彼曠野傷其性矣芃尾長貌芃狐在幽草猶有樂時征役在周道曾無休息此反興之詞也

詩觸卷四終